

年

卷

期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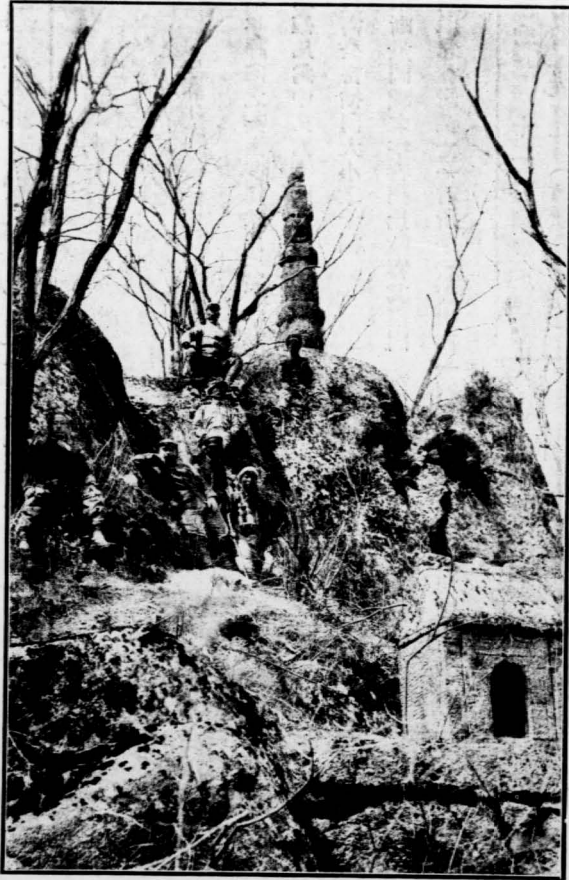
8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第 四 卷 第 一 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世界教育會亞洲部幹事
上海商科大學教授 殷芝齡 博士 對於

英漢雙解 韋氏大學字典

的評論

【商務印書館本年譯印之英漢雙解韋氏大學字典現已出版略閱一過覺有數種優點

【一】譯解準確凡爲中文結構所能容許者務求不變原文之真面目

【二】圖畫豐富全書插圖大小數千幅

【三】審辨明晰於同義之字特別比較審其異同

【四】音義兼顧卷首附張士一君所著發音指南一篇推闡入微引例最博

預約陽曆十一月底截止
仍售十七元（實價廿四元）
陽曆十二月底交書

印有樣張
承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

出版



銀幕上的藝術

葉勁風選輯



Jackie Coogan



Lib Lee 麗納

小賈克表情的自然。不但九歲的孩子。難得辦到。就是一班明星的演員。也難及得。他最近的「小皇帝」也攝製成功了。

11 外。凡事都肯極力犧牲。可見伊的成功。不是毫無價值的了。

英雄

朽木

The Famous Mrs. Fair



大家 還繞 有玩 有笑 略略 享受 家庭 之樂。

員	演
費夫人	Martie Stedman
耶弗	Henry Gordon
西非亞	Marguerite de la Motte
亞倫	Callen Landis

費夫人從戰場上回來了。全城的人都轟動了。火車站上擠滿了人。另外還有各機關的代表。全部音樂隊。費夫人下了車。舉目一望。沒看見伊親愛的人。——伊的丈夫耶弗。耶弗本來早到車站來了。因車站上人多。擠不進去。只得立在遠處瞧着。費夫人下了車。他就想擠上去。耶弗瞧着。無法可想。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去了。上去了。耶弗瞧着。無法可想。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去了。女兒西非亞。費了一日的功夫。裝飾房屋。歡迎伊的母親——英雄。(伊實是一個英雄並不是英雄。)見伊父親一人回來。便哭着問道：「母親呢？」耶弗聳肩搖頭答道：「伊還未到家麼？」——我也不知道伊到什

麼地方去了……」

一會兒軍樂隊吹吹打打。許多體面人將費夫人擁到家裏來了。他們不費放夫人進屋。伊只得立在門口石階上演說。說了半天。纔打發衆



費夫
人回
來了。
伯來
思就
預備
搬到
別處
去臨
去的
當兒
就向
他們
告辭

人去了。西非亞抱住母親。哭着接吻。也不知是喜是樂。耶弗同兒

子亞倫也進來了。大家這纔有玩有笑。略略享受家庭之樂。

當費夫人身臨戰場的時候。亞倫同西非亞還只十四歲。家中錢是有的。其他的東西也不缺少。所缺少的只有一個母親。喜得同居。有一位年青的寡婦。名伯來思的。看管他們。耶弗也受了伊的安慰不少。

這時候費夫人回來了。伯來思就預備搬到別處去。臨去的當兒。就向他們告辭道：『耶弗。再會罷。不要忘了禮拜五晚的宴會：』

我想費夫人也一定要去的。』費夫人瞧了這個樣兒。聽了這些話。心裏有些疑惑。便問費先生道：『你們有什麼糾葛麼？』他搖搖頭不作聲。兒子亞倫說道：『母親。我們都一向如此。並沒別的

感情。只覺得少了一個母親……母親。你在戰地。自然有許多朋友。見了許多可驚可駭的事。不過你失掉了一件東西。失掉了家中的我們等。『等你就知道了。』

一個月之後。費夫人的外務經理。名大利的。跑到費夫人這裏來。同費夫人商議道：『現在又有一件大功作了。我們現在決定要募軍備捐。募捐的法兒。是從東到西。開一個演說大會。我們決定請你費一趟力。聘金是三萬元。』費夫人是一個做大事的英雄。聽了這些話。



這時
伯來
思又
會見
了耶
弗二
人便
同着
一路
任意
消遣。

不覺有些躍躍欲試的樣兒。便去問費先生。將所有的事。都說明白了。費先生道：『親愛的。你剛回來纔幾禮拜。我們的幸福。還只剛剛開頭。現在你又去了。你知道我們很寂寞的。我不願意你去。』費夫人想了一會兒。便到決定簽了字。立了合同。

這件事決定之後。西非亞的災星到了。一天。大利跑到伊家中來。恰巧費夫人到外埠演說去了。西非亞接見客人。大利同西非亞談了一會兒。就請西非亞去看戲吃晚餐。西非亞覺得在家中太寂寞。便答應了。從此西非亞就有了消遣的法兒了。至於亞倫呢。終日在俱樂部中打牌。漸漸也沉在牌中。這時候伯來思又會見了耶弗。二人便同着一路。任意消遣。

費夫人在外往來演說。雖說是爲公心勝。究竟也覺得有些乏味。心裏也戀着家裏的人們。不過無法下台罷了。但是事有湊巧。這一天費夫人忽然回紐約來了。因伊定購的船票。錯了一個禮拜。因此伊決定到家裏來休息一個禮拜。下火車的當兒。並無一人來迎伊。伊覺得很奇怪。到了家裏。一個人影也瞧不着。很是希奇。桌上還放着伊打回家的電報。無人折閱。

一個好妻子……晚上再會罷……」

上前說道：「請莫怪。我們不知道你這時回來了。不然我們一定要等你呢……我們現在要去了……不過我告訴你。我很愛亞倫。我一定要做



大利 舉着 手巾。 站在 伊背 後替 伊擦 去頭 髮上 的汽 水。

費夫人正驚詫着忽然電話來了。費夫人以為是耶弗打來的。那知却是一個婦人的聲音。邀耶弗去赴宴會。費夫人聽出了是伯來思的聲音。正是這當兒。耶弗回來了。費夫人便問道：「西非亞呢？」耶弗答道：「我也不知道。恐怕伊很好罷……伊的朋友不少……你想伊能守在家裏過這寂寞的光陰麼？」

不錯。西非亞果然有許多朋友圍繞着伊。天真活潑的一個西非亞。這時却變成了一個風騷的婦人了。同着許多青年在那裏行土耳其式的浴法。大利拿着手巾。站在伊背後。替伊擦去頭髮上的汽水。西非亞吸着香煙與大利說笑話。

費夫人正向耶弗追問亞倫的當兒。亞倫正回來了。帶着一個面生的女子。亞倫見他母親在家裏。便高聲歡呼道：「母親。這是我的妻子。我們剛剛成婚。」那女子也

費夫人使問耶弗這是什麼一回事。耶弗道：『伊是一個好女子。伊將亞倫從博場中救了出來。否則亞倫就要死在其中呢。』正說

着電話來了耶弗接着。費夫人問是什麼事。耶

弗道：『是一個書記替西非亞打電話說伊今

晚回來的很遲。』

費夫人便回到自己房等候西非亞回來。晚上

十二點鐘之後纔聽見一乘汽車到門口停了。

西非亞回家預備換鞋去跳舞。費夫人趕到西

非亞房裏去。見西非亞的樣兒完全改變了。很

有些蕩婦的派頭。伊於是決定不出去演說了。

一會兒大利打電話來催西非亞。費夫人在電

話中告訴大利。說伊不願意出去演說了。又分

咐大利以後不準再見西非亞的面。

西非亞當晚偷著跑到大利那裏去。大利便騙

伊道：『你家中無一人料理你的事。母親因伯

來思的緣故要與你父親離婚。你哥哥也娶了一個電話接線的女子。你不如同我偷逃罷。』西非亞答應了。這裏耶弗也從外面回來了。費



亞倫便同大利打起來。



聲。失哭痛親。母的伊住樓亞非四

夫人接着。很誠懇的說道：『親愛的。我以後再也不出去了。我要照應我的兒女和丈夫了。不過你同伯來思呢？』耶弗道：『我今天與伊斷絕關係了。不過這都是你的錯處。』

這時候亞倫同新婦也回來了。亞倫問西非亞那裏去了。他們都不知道。後來尋出了一封信。說伊與大利即晚成婚去了。亞倫見了這封信立刻大怒。便跑去尋找大利。尋着的時候。見西非亞哭着。不肯與大利成婚。亞倫便同大利撕打起來。

費夫人的家庭。這纔散而後聚了。西非亞攬住伊的母親。痛哭失聲。隔壁房中。新婦正替亞倫裹着頭上的傷痕問道：『大利呢？』亞倫答道：『抬到醫院去了。恐怕要睡一年呢。』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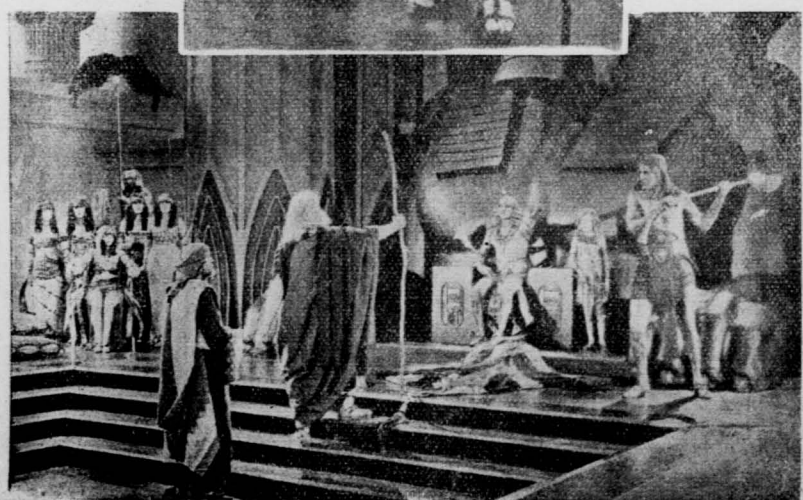
新片消息

米利影片公司。近來所製的大片「十誡」Ten Commandments。已經成功了。片中的故事。完全根據於「舊約」的「出埃及記」。這三塊圖。上面一塊是摩西率領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情形。中間的一圖。有鬚者



為摩西由 Theodore Roberts 扮演。下面圖上坐在中間神像腳前的為法老。

由 Charles de Roche 扮演。這部片子的佈景和衣裝都敵效古製。極有精彩。





小 說 世 界

第 四 卷 第 八 期 目 錄

銀幕上的藝術……………編者
 最初的憂患……………何海鳴

吻諧

著名的杜班塞……………

夢醒而哭……………

殺人行善……………

夜光表……………

時代之花……………

西方釋夢錄……………

空針……………

九江的一夜……………

夜深的哭聲……………

古香室語語考……………

清世祖神位被竊記……………

勳章……………銅像……………

萬能術……………

◀本小一學文衆民贈附期本▶

封面圖爲忽必烈紀念塔在奉天。插圖題名爲「自然之舞」

江顯之 翰

靜軒

卓 呆

憶秋生

葉勁風

蔣春木

南海馮六

蔣用宏

王柔堅

章梅魂

吳景深

汪 汴 江

卓 呆



北京著名童話
 著作家聲稱章
 廉士醫生紅色
 補丸如何使其
 腦力充足精神
 恍惚舊症全愈

北京著名童話專家唐小圃先生
 馳名中外十餘年矣每日伏案構
 思因童話行銷日繁以致書局
 催稿益急於是日夜執筆編述
 日無暇晷遂成腦筋衰弱之症
 繼而身體疲倦始而精神恍惚
 之所見無不可引起煩惱鄙人
 平之最喜兒童至此時雖見神
 愛之兒亦覺索然無味精神
 不佳忽而反常初尚以為心緒
 不佳使然也孰知不及半載少
 多愈無效驗且飲食日益減少

眩頭暈驚悸失眠諸症逐漸增而病象成矣因即延醫診治時逾六月更醫數人服藥愈
 身體日益消瘦因謝絕醫生購取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六
 瓶試服之方服盡三瓶即覺精神爽利飲食增加六瓶服完益
 覺健旺又續為購服直至各種病症逐漸消除面部亦漸豐
 滿入春以來起居如昔矣因知貴局之紅色補丸確有却病之
 靈效與尋常為伴利之藥品不同特介紹海內諸同業如經
 著述勞神至成虛弱之症者可速服此丸必當奏效鄙人業經
 身試故敢證明特肅寸函藉鳴謝悃

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行世已
 歷三十餘年之久專治 血薄氣衰 腦筋衰殘 少年虧傷
 胃不消化 瘋濕骨痛 腎尻酸楚 筋系刺痛 皮膚諸
 恙 對於婦科各症尤為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
 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
 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對於男女及小兒衛生小書奉送

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
 班郵送各一份可也





最初的憂患

求幸福齋主

在世界上做人，真是一件很苦惱的事啊。

小孩子初出娘胎，赤條條地一交跌到世界上來，睜開兩個小眼一瞧，有許多奇形怪狀的人們在那裏支配他，便呱呱地哭上幾聲，表示他已受着最初的苦惱了。

但襁褓中的孩提，身心上的發達，尚不充分，偶爾在感覺上受些淺薄的苦惱。如視覺上見着一個不認識的人，嫌他面目可怕，聽覺上聽到物體激擊或大人吆喝之聲，味覺上吃着什麼苦辣的東西，痛覺上染着什麼皮膚病，營養機關及內臟等覺上發生了什麼呼吸循環消化等器官中有病的變化狀態。如飢渴膨脹等類，或是驚恐，或是疾病，或是求食未遂，或是繫縛懷抱得不舒暢，都不過小

小的起些感應而已，絕不會在精神狀態中，由主觀的外界或內界刺激的反應，引起何種的情緒的現象。有什麼精神上的痛苦，但古人有句詩道：「少小嬰憂患」，既然迴腸盪氣，擊有情緒的詩歌來吟咏他，可見憂患這兩個字，必不僅是小孩子淺微感覺中所感應得來的苦惱。當是指着主觀的情緒的現象中，精神上受着很深刻的痛苦而言。然而一個人的少小時代，又何至於有這種深刻的憂患呢？或者說，少小兩字的解釋，係指着一般未成年的入而說。襁褓中孩提，當又作別論。他們十分幼稚，又那裏會懂得什麼叫做憂患。造物雖不仁，也決不忍擊憂患來驚擾這弱小的靈魂呀。但這句話很靠不住，請大家看完

了下面所寫的再說罷。

小庚弟是一個私生子。他母親也可想見是一個流浪的婦人。但在育兒這一點上。他母親也和尋常婦人愛子一般。正是疼愛這小庚弟。因為他是私生的。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只好靜悄悄地祕密着。特別租賃了一所小房子。雇了一個奶媽撫養他。自己祇要勻得出工夫來。總不斷的祕密去看望。後來伊另外正式嫁人了。又須陪着丈夫出遠門到旁的省分去。對於這小庚弟的安置和善後問題。倒很費躊躇咧。暗地裏傷心流淚了多少次。又與幾個知心女友商量了多少次。終於得着一個女友的介紹。把小庚弟送給一戶沒有兒子的人家。定局的那一天。伊把小庚弟打扮得花團錦簇。又命奶媽換了一身乾淨衣服。收拾起幾件小庚弟平日所常用的被褥衣褲。便雇了二輛人力車。連奶媽和小庚弟一齊送到那邊去。這也是預先講好了的。小庚弟一向是這奶媽帶慣了。須得一同過去。免得孩子不慣。那邊本來也是自己不會帶孩子。樂得

免於另去找奶媽。便也一一應允下來。走過去後。伊見那邊主婦。小庚弟未來的娘。爲人還很和婉。自己在暗地裏很放心。總算小庚弟命運好。遇着這戶可靠的人家。但口中還是千囑咐萬囑咐的對奶媽說了許多的話。無非是叫他好好看待庚弟。又對那家太太謝了又謝。這才忍淚告辭。掉頭逕去。那時小庚弟還二歲不滿咧。初到這麼一戶陌生的人家。小心眼上雖不免有些驚慌。但始終是抱在很熟的奶媽手中。那家太太又很和氣的向着他。並給他一些菓子吃。他覺得還不甚難受。所以他就不會哭。當他娘走出大門的時節。一千人在門邊送客。奶媽抱了他也踱了出去。正斜倚在門角上。他娘想起明天就得出遠門。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與這寶貝心肝相見。不由回過頭來。望着他流出兩行冷淚。論理。他並不是一天到晚躲在娘懷裏的。沒什丟捨不下。他娘要出遠門。他也並不知道。又那裏會發生出什麼別離的傷感。但他正是奇怪。不可思議的小感覺中。似乎已得着與母生離的徵兆。無端的

會神情恍惚。癡呆的望着他母親所行去的那條道路。眼縫中一眨也不眨。好像那條道上他曾經遺失過什麼寶物在那裏一般。奶媽怕他哭。拍拍他身上道：「我們進去罷。」他縐起兩條小眉毛。始終瞪着眼睛看前面。不肯回過頭來。祇淡淡的答道：「我再瞧瞧。」活顯出一副戀戀不捨的神情來。聽他說話的聲音。是非常淒楚。看他說話的情形。是非常慘淡。那麼。若是猜他的心理。想必也感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但一剎那間。那奶媽不問他是否同意。硬把他抱入室中。大家再做些笑臉。擎些食物來逗他喜歡。他把適才的惆悵。像輕煙一般。很容易地就忘了。旁觀的人從客觀上看來。他這次是不是經受着最初的憂患。還很難武斷。但不久那最顯著的憂患。終於來襲擊他磨折他了。

那是第二年春天的事。他過了第二個生辰。已說得上是三歲的孩子。他養身之母。常常與奶媽商量道：「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改幾天我們擇個日子替他斷了乳罷。」

他在旁聽見。却明白這意義。不由也常常發表他的意見道：「奶好吃。我愛吃。我還要吃。」於是他養身之母和奶媽又常常憂慮着道：「替他這孩子斷奶。他一定不答應。有幾天惡鬧。這奶倒有些不好斷咧。」大家這麼一畏難。因循猶豫下來。不覺又是一月。他還是很強橫很愉快的。天天霸着奶來吃。任誰也不忍強制他斷乳。怕惹得他受苦惱。

但事有湊巧。在那春瘟病流行的時候。他奶媽忽然病了。而且病得很沈重。這病乳當然是不利於小孩子吃。這豈不是天設地造的一個斷奶機會到來了嗎。慈愛的養身之母。很注意他的健康。便提出這個立刻斷奶的動議來與奶媽商量。那奶媽除了贊成以外。却又有其他的意見道：「我在這裏。他總必要鬧着找來吃。不如我告幾天假回家一趟。教他見不着我的面。或者可以死心。」那養身母見奶媽病勢不輕。怕有意外。只索答應伊的告假。在那奶媽咧。病中思家。又想看望伊沒奶吃的親生子女。說定了

後。急刻就要啟程。

那時節。小庚弟早已從奶媽手中移轉到養身母手中了。自清晨到午後。他有好幾次要到西廂房去找奶媽吃奶。養身母總拏好話勸慰着他道。「好孩子。奶媽病了。伊的奶你吃不得。」他哭着不依。養身母便道。「你不信。我抱你過去看奶媽那副遭病的樣子。看你害怕不害怕。」果然。他一眼見了奶媽病得兩臉通紅。頭上又綑着一根青洋縐的帶子。睡在牀上。蓋了許多被。祇是哼個不了。與平日笑臉對他的情形大不相同。他怔了幾怔。茫然不解何故。就在驚訝之中。暫時將吃奶的大事忘却。祇哭喪着臉指着奶媽說道。「他病了。他不理我。」說到不理二字。很似有無窮的深怨。到晚來。那奶媽托人將回家的車輛叫好。身上披着一牀紅面子白裏子的大被。額角上加貼了兩方頭痛膏藥。由一個同鄉人也是做女僕的黃媽牽扶着。顛巍巍一步一哼到上房來向太太辭行。那悽惶的情景。又被小庚弟看個明白。但他此時更驚怕得厲害。因為他從

來沒見過這可愛的奶媽。會打扮成這個可怕的样子。和哼出這種難聽的聲音。一時嚇得傻了。竟又默默無言起來。

可憐的很。當初他親生母與他分離的時節。尚有一個奶媽陪伴着他。如今奶媽也和他分離了。便再沒有其他親切的慰藉者了。畢竟他是個男小孩。能夠堅忍自持。到這百無聊賴的時候。仍然像前次送他生身母出門的一般。心有所失。目不轉睛。癡呆起來。連哭都忘記了。但從旁觀者看來。他的不哭。比一切小孩子縱聲大哭或滿地打滾的種種苦惱情形。加上好幾千倍的淒涼和痛苦。大概這總可以算得是最初的憂患了。

從這一夕起。一連兩三個星期。無論養身母怎樣的愛護他。怎樣的買許多好吃的食物與好玩的恩物。給他頑耍。給他吃食。他總不能忘情於奶媽及伊的雙奶。每每正拏着一個好頑的恩物。頑得高興。或是捻着一片很好吃的糕餅。正往口裏送。忽地想起奶媽來。覺得世界上什麼人

什麼東西都不如奶媽好。什麼糕餅也不如奶子好吃。便登時眉頭一縷，連喚幾聲：「要找奶媽吃奶。」其餘的食物玩物，一齊攢了不要。及至喚了一陣，尙不見有奶媽到來。便漸漸哼出極哀慘的聲音，表示他需要的急迫。急了一頓，仍然無效。便將臨別之時，忍捺蘊藏下來的那許多眼淚，一齊哭了出來。養身母和家下人等，見小孩子哭得可憐，費了許多唇舌，用盡無數心機，百般的勸止他。或是平空提出一個很奇怪的新問題，引他注意，想教他忘了吃奶那件事。但效力終於微薄得很。好容易他哭鬧得疲乏了。大家也將他哄睡熟了。那知他睡夢中仍是要找奶媽吃奶。兩片薄而且小的嘴唇，微微翻動，舌尖也唧唧有聲，和真個吃奶的情形，一式一樣。吮得起勁時，蘋菓似的小頰上，還映出一個淺笑的酒渦兒來。當是在睡夢中已得着極大的安慰，但口裏是空的，吮不出一星奶汁來。一會兒驚醒了。恍如有人將他在奶媽懷抱中奪了下來。他不由又很憤怒的縱聲大哭了。養身母想出種種的好話來

勸慰他。有時與他說老實的：「奶媽病了，你不是親眼見着伊貼着頭痛膏藥，由黃媽牽扶伊出去了嗎？」有時又與他說反動的：「奶媽不要你了。伊回家痛伊自己的孩子去了。伊既狠心的丟了你，你還想他做甚。」他似懂非懂。半答應半不答應。雖的確知道奶媽不在跟前，但心裏頭忘伊不了。想起來總得哼，哼不着總得哭。要是不哭，心裏癢癢地，豈不難受。至於奶媽狠心拋棄了他的那些假話，無論是真是假，總是只能任憑伊拋棄我。我決沒有這份狠心能够忘却伊。養身母口中描寫出來奶媽頭貼膏藥的那個印象，本也記憶得很清楚。不過與牽扶着奶媽的那個黃媽聯想起來，萬分無奈的就遷怒到黃媽身上。都是黃媽不好。伊替奶媽貼膏藥，把奶媽弄成那副可怕模樣。又牽扶着奶媽出去。這那裏是奶媽拋棄了他。明明都是黃媽一人作怪。奶媽無罪。罪在黃媽。可憐他養身母所苦心編撰出來的反動話。到此竟毫無價值。他還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非重新見着奶媽。大家莫想太平。那

時他養身母所遭的磨難。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這小庚弟他的本身。又何曾有好用用咧。以一個三歲不滿的孩童。精神上情緒上就感受這麼一件拔滴不去的痛苦。連睡夢中都不得安寧。一隔多少天也難於忘

却。豈獨僅僅是憂患。而且還是一種最深刻的憂患啊。我寫到此。想世界上一般愚人見着。必不致再羨慕做小孩子。更不致硬說小孩子十分快樂無憂無患了。

吻 諧

翰

一

他——請再給我一吻，以後決不取了。

在夏屋避暑；我就教他和我接吻一次，便在屋子

她——你常這樣哄我。

上劃一刀痕。

她的女友——以後結果怎樣？

二

他——那麼，你也照常給我罷了。

沒有完膚了！

他——你要把和我接吻的事，告訴我媽麼？

四

她——我想不必去告訴她。她年紀大了，也不理會

她——你和我接吻，究竟是怎樣意思？

這些事哩。

他——沒有怎麼意思。

三

她——我說：他和我接吻最忙。他不信。那時，我們倆

有一定目的！男子和我接吻。你聽見麼？

她——哦！你以後還敢和我要麼？我不願教一個沒

商 務 印 書 館 行

發 售 特 價

陳石遺先生編輯

近代詩鈔

毛邊紙精印

分訂二十四冊

定價十元
特價七元

本年舊曆十
二月底截止

唐宋以後詩學。以有清為盛。有清一代詩學。以道咸為盛。本詩鈔為侯官陳石遺先生編輯。略如宋詩鈔元詩選之例。其宗旨詳於首冊序中。於百年來有數詩家。網羅大備。且多鈔從原集。有自數十首至一二百首者。閱此一編。不啻閱百數十家專集。而見作者之真面目矣。且有專集未刻與雖刻而傳本甚稀者。亦皆可於此詩鈔中求之。誠研究近代詩學者必不可少之書也。

高 等 國 貨

大長城香煙



舉國歡迎



價廉物美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著名的杜班塞 Victor Illustré Dupinchel

(獨幕劇) Victor E. François 著

江顯之

登場人物

安德雷 少年美術家 腦筋

簡單而健談的人

杜班塞 巴黎大畫家 穿的

衣裳不大考究 頭上戴頂

希臘式帽子

狄比子 杜友

(台上佈火車中的三等房

一間)

安(走進房來，站在杜旁邊) 先生，

早安。

杜(將放在坐旁的包袱拿開) 等

一會，讓我空個位置把你。你是到

巴黎去的吧？

安 是的，先生。我是個美術家；這回

到巴黎去，是專誠拜訪著名的杜

班塞的。

杜 杜……班……？

安 是個鼎鼎大名的風景畫家呢！

這回去請他教我的畫；他教我畫

一張，我送他一分家財。

杜 當真嗎？……一分家財！……

安 誰還要哄你，先生。不過我老實

對你講，要天分好的少年，杜先生

纔肯收呢；假使他收了我做學生，

我將來一定會成名的；我拿得穩。

(杜笑) 我想你未必有這種卓絕

的天才。

杜 那自然，我那裏有這種福氣呢？

安 你不住在京城裏吧？

杜 不，我住在哀擋勃城裏。

安 難道說住在哀擋勃城裏的人

們，就不曉得有這麼一位杜班塞

先生嗎？

杜 我就不曉得。綜之一句話，我並

不是畫家。我在麵粉坊裏；我是做

麪粉生意的小商人啊。

安 我一見你的面，就有點疑心你

是個小商人咧。

杜 那末，你的眼光倒實在靈巧了。

安 何消說得！我們這般美術家的

眼光，的確是極敏銳的。祇要看見

人們的服式，就知道他是什等樣

人。所以我一看見你穿的領衣和

戴的帽子，立刻就斷定你是個外

省的小商人。

杜 你將來的老師，杜班塞先生，穿

的衣服，諒必總很考究吧？

安 人還沒有認得，怎樣會曉得他

穿得考究不考究呢？不過照我看

起來，他必定穿着紅色絨的領衣，

絲毫不縐的褲子，戴一頂寬邊的

軟帽，髮縮的頭髮……（杜笑，安怒）

杜 你要拜他做老師，你總有什麼

得意的畫稿給他看，用來證明你

的大才吧？

安 那自然。（打開手提的皮箱來）

你看，這張就是我畫的。你想，做

麪粉生意的小商人，能夠畫出這

樣好的作品來嗎？

杜（細細地看畫）不能夠，但是

有許多畫家畫的，要比你的好上

幾百倍呢。

安 嘎？

杜 其一，風景就選得不好。其二，草

地的顏色，太綠了些。而且，這幾匹

牛，簡直畫脫了形，那裏像牛呢？

安（氣極了）你再批評得壞些，

我也不動氣。你懂得什麼……一

個做麵粉的小商人……一個鄉

下土頭兒……你見了杜班塞的

畫才曉得好呢！

杜 杜班塞！你未免說得太過了；他

不過稍為懂得點畫罷了；那裏配

稱著名的畫家！

安（跳起來）住口！

杜 拙畫工！

安 我非叫你取消這句話不可。

杜 我不取消，你又奈我何！

安 你敢和我較量！

杜 隨你的便！

狄（從別的車房進來，忽然看見

杜）哈！巧極了……老友……杜

班塞先生，你怎會坐在這裏……

(與杜握手)

安 (手足失措, 很爲不安) 怎麼?

你老先生, 就是……

杜 豈敢。在下就是杜班塞。

安 (很謙虛的神氣) 爲什麼如

此的作弄我呢?

杜 使你可以知道, 不可以衣冠而

相人啊。

安 那末, 先生, 請你恕我無知之罪

……

杜 不要緊, 不要緊。我收你做學生

就是了。你總是我的一個知己啊!

(與安握手)

茶房進來喊道: 巴黎到了! 諸位請

下車罷!

(完)

世無患癬疥而曾用此新藥——拉福祿——
不驟有舒暢涼快之感覺者一得此快感
則癬疥已化爲烏有矣
此玄妙之藥水可使立刻滅除一切皮膚
之病也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經理





夢醒而哭

靜軒

三

半生潦倒情場，

無端又驚噩夢，

淚盡那堪復爲你哭，

夢裏吞聲太沈痛。

自問無語問天公，

只我兒女不兒女，

英雄非英雄，

何來魔障一重重，不放鬆？

你嬌小年華，

世事都朦朧，

正好讀書上進，

怎禁這浩劫太重。

戀愛自由的時代，

獨我神州猶夢夢，

天付人權摧折盡，

不怨天，只怨伊糊塗的阿母！

花啊，你欣欣向榮；

鳥啊，你飛翔天空；

個儂百般不如你，

却深深禁錮在舊禮教中。

何來晨鐘，

敲醒羣夢，

使天下兒女，

都飛出樊籠！

非詩非詞，不新不舊，聊以寫吾哭耳。

(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經 濟 叢 書 社 叢 書 之 一

馬 寅 初 演 講 集

洋 裝 一 冊 定 價 一 元

本書爲國立北京大學教授馬寅初博士在京滬各地之講演稿。共四十四篇。洋洋二十萬言。凡銀行、貨幣、交易所、信託公司、國際貿易、外國滙兌、及一般之經濟財政問題與原理。無不俱有。馬博士爲我國著名之經濟學家。歷任各大學教授各銀行重要職員。故所講演皆根據學理與經驗作精密之討論。本書之價值可知。凡研究經濟商業之學生。以及服務金融機關者。皆宜人手一編。以資參考焉。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年 節 適 用

各 種 賀 年 卡 片

本館自民國元年創製賀年卡片。逐年增加種類。已達三百餘種。均係加工精製。豔麗奪目。疊蒙外賓鑑賞。各界稱許。本年特再增出新品六十餘種。式樣均用別出心裁之圖案。於投贈祝頌之中。寓發揚藝術之意。如蒙採購。毋任歡迎。

特 色 一 斑

- △式樣參酌中西新穎雅緻
- △書畫均名人手筆精貴無比
- △祝語皆典麗吉羊妙造自然
- △印刷有珂羅版印三色版印彩色套印凹凸版印鏤珍版印各種
- △材料有花果吉語飛艇瑞景瓦當文等各種
- △已出數十組每組自三張至十二張各張內容不同
- △定價低廉每張自三分起至五角整組購買尤為便宜

◀ 寄 印 索 承 單 目 價 張 單 有 印 ▶



殺人行善

卓 呆

忽然各報上同時登出一個特異的廣告來。說道。

醫生黃苦海。專治人間一切精神苦痛。凡身處悲境。痛不欲生。無法脫離者。請駕臨本醫院治療。送診給藥。并備有上等病房。隨到隨醫。不取分文。

這廣告一登出來。頓時新開辦的苦海醫院中。非常熱鬧。有看門診的。有住院的。院主黃苦海。一一問明了原由。用安神的藥來治療。這些病人。自然既不是身體上的內外各症。又不是什麼神經系統的病。無非遭着苦痛的境遇罷了。或受社會壓迫。或受家庭束縛。或被金錢所窘。或被戀愛所傷。或因骨肉的生離死別。或因運命的七顛八倒。只是天天在悲痛中度日。此刻忽而聽得這位黃醫生在身體精神的疾病以外。會治社會的疾病。自然大家當他

救世主。想求他援出苦海了。所以苦海醫院開幕後的盛況。是不消說。他恰巧供給着社會上一種需要。怎麼會不熱鬧呢。社會上讚美之聲。也不絕於耳。

不過這些境遇上的苦痛。都是從外界迫逼來的。給本人吃些藥。把本人的精神鎮靜了。有什麼用呢。可見很難有効。因此他辦了好久。從沒聽得有一個人說過是當真被黃苦海救出苦境的。然而社會上並沒有人爲着沒有成績就責備他。讚美還是讚美。只因大家看黃醫生到底在這醫院上。是花過好幾萬財產了。沒有半文錢收入的。所以一時不見效。倒也無人說什麼閑話。

不料在苦海醫院開辦後第三個月。有一位警察署的刑事偵探。在無意中得到一個消息。說是苦海醫院中。在上

月一個月內。死了病人足有一百二三十人。細細一查究竟。這句話是醫院後門對面水果店裏的老班說的。他親眼看見。共有一百多具棺材出入過。這偵探便親自去調查這水果店裏老班。又去調查各棺材店。果然都是事實。確是上月死過許多病人。大半由家族來收殮的。再派人去探聽院中的門房也是這麼說。並且這些死者都是極不幸的人。在世上本來無人救助的。所以死了也就完了。並沒有家族來向院中說什麼。而且一個病人的家族。也未必會曉得他一個月死人的總數。所以只當是偶然醫不好。也毫不在意。這位刑事偵探。得到了這些事實。立刻回去報告署長。署長是向來很佩服黃苦海這人的一來他是本地一個富紳。又不是什麼可怪的人物。二來他又是個很誠直的基督教徒。決不會有不道德的舉動。三來他曾受過高等教育。得過醫學博士的學位的。竟沒有什麼可疑之處。署長只得叫他再行細細調查。刑事偵探一面派他的助手。設法扮作看護夫。託人介紹到苦海醫院

中去。一面他自己再到外面去調查那些看門診的人。方知門診的病人也死得不少。各人死法都是一樣。並不像是什麼與治療上有關係。因為天天吃着他的藥。也不見奏效。歇了這麼十幾天。都是一睡不醒。就此死了。他那助手的報告。更為明瞭。說病人的藥。大概是一樣的安神藥水。我會把他偷出來驗過。而且藥料很稀薄。不過往往一個病人吃了十幾天。就此一睡不醒。大約最後一天。他把藥的分量加得極濃厚的。

刑事偵探得到了這種證據。可見黃苦海的犯罪。已很確實。便稟明了署長。把黃苦海捉來。那知黃苦海受了審問。一點也不瞞隱。却老實承認一切病人。都由他一個人弄死的。他第一句就說道。你們須知道我是一個救苦救難的宗教家。而且是個醫生。世界上凡各種病痛。各有專門醫家可以醫治。唯有這一種境遇的苦痛。從來除境遇自然的轉移外。無法救他出來。要救出這苦境。只有一個方法。便是自殺。自殺雖可以脫離苦境。但是我們從宗教上

說來。人是爲着消滅自己的罪。纔到世上來做人的。因此自殺一事。便如越獄一般。本來的罪還沒消滅。反把罪加重了。所以有苦痛的人。我不使他們犯自殺之罪。都由我一個人親自下手。使他們一個個沒有苦痛。吃了安神藥水。就此不醒。離開苦境。上升天國了。署長道。自殺既有罪。你一個人弄死許多人。難道沒有罪麼。他答道。我殺人。自然也有罪的。不過犯罪的人。只有我一人了。把許多人的犯罪。我搶過來獨自擔任下去。我願犧牲自己一人。救許多人的苦痛。送許多人入天國。不是行一樁大善事麼。好在做醫生。本來要殺人的。我順便多殺幾個。又何妨呢。黃苦海述罷。還竭力主張自己毫無惡意。并且要要求許他繼續辦苦海醫院的事業。而且說。與其將來世界上還要有人自殺之人。索性待我一人來擔負這大罪。我不忍使許多人犯罪。況且你們須曉得自殺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要受了極大的苦痛。有了極強的意志。纔肯戰勝了生存

慾。下此非常手段。幸而能够達到目的。其實對上帝。還是犯罪。那麼不如由我一個人來做了世上唯一的惡魔。請他吃一服濃烈的安神藥水。使他身體上既毫無苦痛。精神上也脫離悲慘。快快乐樂的上天堂去。不是我一番好意麼。總之我苦海醫院存在一日。自盡的慘事就可以消滅一日。請大家扶助這醫院繼續下去纔是。署長聽了黃苦海的陳述。再細細一查刑事偵探的報告。知道由黃苦海一人致死的人。這三個月間。院內院外。共計八百九十三人。其中女子尤占多數。目下尙在治療的院內院外。還有三百十七人。此外一些沒有什麼怪異。署長又請一位醫學博士來診察診察黃苦海的精神狀況。有沒有什麼異樣的地方。竟也看不出他有精神錯亂等事。所以這一樁案子。雖就把黃苦海定罪。那黃苦海的人。到底是個疑問的人物。大家對於黃苦海的評判。都葬在疑問一中。竟無法解決。

COLGATE'S

絲帶牌牙膏

質優氣香護牙妙品常用
可使永無牙患潔白健全
愛護齒牙者請即購用

上海漢口路十三號
天津信中公公司分經理



美國
珂路哥公司製造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常識
談話

夜光表

憶秋生

夜光表磁面上的數字所用的原料，是由一種鑛土加爾洛克特製造出來的。鑛土的產地在美國哥洛那德省離火車路五十八哩的隆巴克高原，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其處汽車也不能通行用六頭馬車，也要需三四日的時間。每勞動數禮拜之後，可得鑛土二百五十噸（每噸一千六百斤）裝在八個貨車裏，經過二千六百哩，遙地運到美國東岸阿倫基市的製造廠來。由鑛土裏面選出夜光表所需的原料時，還要經過三個不相同的工廠，數百道手續，並且需要科學上細微的智識，和勞動者的忍耐。由這二百五十噸作出來的原料，便即是所謂銦了。銦的重量僅一格蘭姆（約三錢六分）可是一格蘭姆

銦的價值，須二十四萬元之多，可以算得是高價了。然而在這一格蘭姆的銦裏面，混合上用祕密方法製出來的磷光色的亞硫酸亞鉛二萬格蘭姆，足夠夜光表六十六萬七千個之用。由這點看來，銦的價值，實在並不算貴。

夜光表上發光的物質並不是銦實際是刺戟銦的硫化亞鉛。原來有一種物質和光線接觸時，構造上會起變化。其原因乃是物質中的構成分子為光線所壓迫，遂變成和以前不同的形狀出來。磷光質便是這一種物質。但磷光質具有彈性，最初雖經光線壓迫，隨後漸漸地又可恢復原狀。在這個時候自然相伴而起發光的作用。因之，物質若回復原狀後，這種光便即刻消滅，保持發光

的期間，最長不過一二小時而已。這種磷光質的物質對着銦也和對着光線一樣，也會起上面所述的作用。就中硫化亞鉛對於銦尤為敏銳。一般商業上都拿當作在暗中都會發光的物質使用。我們拿硫化亞鉛放在銦的範圍內，用顯微鏡看時，可以見出其結晶形甚不規則，周圍有光線的暈來。和硫化亞鉛混合用的銦量非常微少。全世界每年銦的產額，不過一 *equino*（八錢六分）其中用在扣子，表上當自光質來用的量不過全額百分之五。可是量雖微小，而銦的非常強大的發射線，漸漸傷了硫化亞鉛的本質，結局自光力終被破壞。因此之故，將銦用在表上時，分量愈少，自光質的價值愈更永久，使光力增

大，要如何地縮小銦的分量才行，已成了現代化學上的問題。現在用來製造自光質的銦較之前四年已減少二十分之一了。但是無論如何，現在自光質的壽命最多不過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可是這種說法，僅是硫化亞鉛因受銦的影響，結局至於破壞而已，銦的力量數百年都不會消滅的。一方面自光性的硫化亞鉛對着太陽的光線也感受壓迫的，所以硫化亞鉛的崩壞更為迅速，要延長自光性的壽命，將表放在太陽光線透不進來的地方，也是一法。但若放置在海岸等富於紫外線的光線的地方，自光質的破壞，更為迅速。因此製造者對於夜光表的保證，至多不過保十年。

（完）



時代之花

葉勁風

一一

第二天早晨，蘊玉沒有到課。午飯的當兒，忽然得着

一封電報，譯出來是「姑病速歸」四字——這是伊設法

安排的——蘊玉便匆匆到校長那裏請假。校長接着電

報，聽了一會兒，又瞧瞧蘊玉。蘊玉臉紅了。校長搖搖頭；蘊

玉更覺難堪。一會兒校長纔慢吞吞的說道：「可惜……

你們這次的成績競爭，又算失敗了。」蘊玉如同夢裏驚

轉一樣答道：「成績算什麼……」繼而知道說錯了話

急忙改口道：「三四天就可以回來，恐怕還可以趕得及

……」校長又搖着頭說道：「你總耽擱了幾天功課呢，男生那邊沒有一個退後的……可是也無法，你快去快來罷。」

蘊玉從校長室退了出來，碰見幾個同學，都用異樣的眼光瞧着伊，切切的私議，不知說些什麼，蘊玉心下難過之極，差不多哭出來了，不敢正眼去瞧他們；驀地瞥見一個人，從那幾人中跑了出來，握住伊的手臂，伊吃了一驚，轉臉一瞧，還是菊芬。菊芬一面走着一面輕輕對蘊玉說道：「姐姐，你不要太神經過敏了，他們一點什麼也不知道，還替你計算路上耽擱的時日呢。」停了一會又說

道：「姐姐那張畫，你要永遠保存着，你應許我的話，千萬莫忘記了。」……快上課了，我不能送你……常常寫信來……菊芬說着，又掉了兩滴眼淚。

蘊玉到家的當兒，家中已上了燈。姑母慌慌張張的迎了出來問道：「大小姐你怎麼回來的，怎麼沒先寫一封信用來，啊，清瘦了很多，顏色又黃了……病了麼？我是說不讓你出去念書的咧。女孩子家讀完了師範也就算了，還要讀什麼大學呀，你瞧，你不是太用功了累病了麼……快點到我房裏去歇歇，我叫雙喜去收拾你的房子……唉」蘊玉應答了幾句，又扯了一個謊，說校醫察出伊有肺病，不能住在學堂中，故此回家。

第二天蘊玉寫了一封信，着一個用人送到學堂中，說姑母病勢纏綿，須人照料，恐不能再上學了，特着僕人前來領取行李什物云云。同日又收到了兩封信，一封是菊芬寫的，一封却很奇怪，是一個同班男生寫的。信上說：

「……乘你回家的機會，我冒昧斗膽寫這封信給你……我們既是生在這個時代，當然要做這個時代的人……我知道你對於我毫無感情，不過我，憑我的良心說，我只愛你一人！我父母強逼着我定婚，我用盡力量，苦苦奮鬥，纔得着暫時的自由。不過這個時期很短，絕不能久支。我父母雖然要我定婚，却給了我自由選擇的利權……希望你能夠允許我的要求，還有一句話，你若是永遠不允許我，我決意永遠繼續奮鬥下去，永遠如此誠懇哀求你，直到你答應的日子。你的忠僕龔正修掬誠敬上」

蘊玉讀了這封信，冷笑了一回，就將原信加封寄回去了。過了三天龔正修又寫了一封信來，話語比前信加倍懇切，內中有幾句是：「……我不知失敗為何物，有失敗然後方有成功……退回的信，別人認為失敗，我却承認他為成功的第一步……我的信，就是封封退回來，我也決不灰心。記着我預備寫一萬封信給你假，使這一萬封得不着滿意的答覆，我再起首寫第二萬封，如此

下去，直到永遠……」蘊玉這時的心事加倍深了，正計畫躲避這不可避免的羞辱，那裏還有心事去理這封信呢。不過心下總記得着有這麼一回事罷了。

蘊玉回家的第三個禮拜，顏色更加憔悴了，喜得不曾露出什麼形跡來。但是若不及早設法，終不能免；於是同姑母商量，說家中藥物不便，恐怕病體更要加劇，不如到上海醫院裏去住診。姑母的意思是想請醫生來診，蘊玉嚇出一身冷汗，決定不肯。經了再三的要求，蘊玉的計畫，至終實行了。臨動身的一天，又收到了龔正修的一封信，上面號着一個大七字，裏面還附了一個退信的封套，填好了姓名地址，貼好了郵票。這是第七封信了。

蘊玉到了藏垢納污的上海，先在旅館中住了幾天，後來在一個小醫院的間壁，賃了一間樓面住着。第二天假托有病，去見醫生。這醫院生意極清淡。醫生夫婦二人，却極和藹。不到幾天，蘊玉就成了他們的朋友；凡是蘊玉的信札都由這裏轉收。他們只知道蘊玉夫妻不和，特意

到上海來尋找丈夫的。過了幾天，蘊玉對醫生說不願生產，要求醫生設法。醫生極力勸阻說，這事不但有傷上天好生之德，身體上也有極大的危險。蘊玉無法，也只得忍耐這羞辱和痛苦的臨到。

這時候知道蘊玉確實消息的，只有菊芬一人。菊芬屢次來信，都勸伊以超脫為唯一的目的。龔正修由家中轉來的信，已到五六十號了。起先還隔一天一信，後來竟一天一信，有時一天兩信。蘊玉覺十分討厭，便寫了一封十分絕決的答覆，勸他以後再不要如此糾纏了。這封覆信去後，正修的信來得愈密了。他有一個癡想。他說：『……我的成功已有希望了。我剛寫了六十封信，就得着了你的回信，雖然不是十分滿意，然已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我為我自己預祝成功……』

正修後來的信，蘊玉本來一封也未拆閱。後來悶居無聊，就拆一兩封讀讀以為消遣。正修封封信都是長篇廢牘，而且每封有每封的語意。唉，寂寞無聊，愁悶籠罩着

的人，讀了這些情書，豈能無動於中？然而若說蘊玉果然有動於中，也未免不近道理。伊不過把自己的當作一個「第二身」娛樂者罷了。

正修的信寄到壹百餘號的時候，蘊玉猛然觸起了一件事。伊覺得接收這信，是一件大責任。柔軟的心田上，起了無限的恐慌。伊自己想到：「愛情是人生的一个大問題，也是人生的第二個生命。人將這重大的擔負寄托在我身上，我有什麼權柄去如此戲弄人呢？並且他沒有了解我現在的光景，他如此鍾情，如此的努力，並不是他的錯處呀。他既是不了解我的境地，我却不能不使他了。否則將人家重大的人生問題，拿着當娛樂品，良心未免太說不過去呢。」伊如此念着，愈加恐懼起來，便決意寫信告訴正修說伊有不可告人的苦處，實在不能與任何人成婚。正修的得着這封信便立時回信，說他的成功，又進了一大步。並誠懇的追問那「不可告人的苦處」是什麼，他情願犧牲一切，來解救伊這不可告人的苦處。

這時天氣漸漸冷了，蘊玉的姑母，打點了一些棉衣皮衣，差人送到上海來，這人却帶了極惡的消息回去。祕密豈能終世祕密呢？過了幾天，蘊玉得着了姑母的一封信，冷刺熱諷的說了不少。蘊玉讀過之後，很沈痛的哭了一頓。人生的境地，更加朦朧了。這時世界上所可繫托的，只有菊芬一人了。菊芬本來想趁寒假來看蘊玉，因自己的母親生病，只得回家去了。正修的信，這時已過二百號了；並且直接寄到蘊玉的地方來。

等到正修的信滿三百號的時候，這罪惡的世界，又多添了一個犧牲者。這不幸的小生命，出世沒幾天，禁受不住這羞辱環境的壓力，依舊回到極樂世界去了。可憐的母親，在睡夢中還拍着枕頭，唱催兒眠的歌。

孩子死的第三天，蘊玉收到了一封掛號信。蘊玉聽這信封上的筆跡，已經知道是誰寄來的。信上說：

「臨死的人，最後幾句懺悔的話，請你不要忽略了。我知道我的話，一絲也不能蒙你接納，不過這是我的懺悔。」

悔，是從我良心內發出的懺悔，我瀝血禱求你容納。你的苦楚都是我給你的，我願意我的靈魂受雙倍刑罰。不過我知道世上無一人能了解我。世人若知道我這種卑鄙的行動，必定指責我，辱罵我，說我是一個窮兇極惡的罪徒。可惜沒有一個人當面如此責罵我；若有，我一定竭誠的接受。不過在我未死之先，我的心跡不能不在你面前表白出來。恐怕你讀到這裏，必定要說，「狗彘不若的心，還有什麼可表白的呢。」唉，蘊玉啊，那麼我實在受冤了。我的行為雖然不正當，然而我的心，我的愛情，却是純正的。上天鑒臨！我守了這愛情上的貞操，這一生我只愛了你一人。唉，一個人秉賦了極濃厚，極純潔的愛情，難道不應當發洩出來麼？時代是如此，環境是如此，機緣又是如此，誰能遏住這已沖動的愛情呢？蘊玉啊，罪惡的時代，所產生的怎能脫去罪惡呢？我不幸……我痛恨我竟做了這罪惡時代的點綴品，並且牽運了你。不過我告訴你，我至今還沒有變動我愛你的心。我的錯誤不過是法律的，

習俗的，世人的道德的，並非「真」道德的。設若在上古時代，沒有法律，沒有這惡習俗，沒有這假道德，誰能指責我的錯處呢？哼，萬惡的社會，將人們牢牢地禁錮在這假道德和惡習俗的範圍內，要你做他們的犧牲品。否則就要衆口一聲的咒罵你侮辱你；有什麼比這還可痛恨的呢！唉，這些話我也不必多說了。假使我沒有受這家庭的牽掣，假使我能自由履行習俗的手續，我們這時候豈不是世界上極樂的人麼？事情到了這一步，我的良心饒我不過，我只得自殺了。因我活着所受的苦，比較自殺還要深一百倍，我的心血已用盡了，仍不能脫去這舊禮教的桎梏。我覺的太對你不住了。除了自殺還有什麼可行路呢，再會了，蘊玉，求你饒恕我這個污穢的惡徒。玉卿絕筆。」

蘊玉讀過這信之後，慘白的臉上，微微現了一絲苦笑。從此使神經錯亂起來。有時捧着玉卿的信，自言自語，好像與情人對話似的，有時抱着枕頭，放在懷裏當嬰兒搖着，醫生的夫人來的當兒，就喊伊是姑母。問菊芬怎麼

不來。醫生夫婦都可憐蘊玉的遭際，便將伊移到自己樓上安置着，盡力照拂伊。

夏天快到了，海濱學校放了暑假，正修就在這一季畢業。趁着畢業的榮幸，便大膽跑到上海來見蘊玉。醫生攔住了，與正修談了幾句話，這位多情的人，如同受傷的敗兵，垂頭喪氣的去。

菊芬考着了留學的官費，起程甚急，百忙之中，抽了空到蘊玉這裏來，指望可以痛快的聚談一回，殊不知醫生夫婦引伊登樓，蘊玉一見，便從牀上翻身起來要打死伊，說伊是舊禮教的魔神。菊芬見蘊玉面黃肌瘦，頭髮蓬鬆着，簡直不像以前的樣兒，不禁痛心哭着，要走到牀前去，醫生攔住說伊的神經受激刺過深，除了他夫婦二人外，什麼人也不能近伊。菊芬無法，只得遠遠站着痛哭。哭了一會，便返身下樓，同醫生夫婦商量將所有的事都安排一下，放一些錢在醫生手裏，囑咐醫生說以後蘊玉的

費用，都由伊從美國匯來，又上樓來，見蘊玉睡熟了，便輕輕走到伊牀前，忽然瞧見蘊玉睜開兩隻狂眼，尖聲唱起「情人曼俄」來，唱了幾句，忽然又直着嗓子喊道：「菊妹，……唱呀，……妹妹，好妹妹，……」喊着，的當兒兩手作勢，向空撫抱，接着又喊道：「玉卿……你真死了麼……」喊畢又睡了。醫生告訴菊芬說伊每日睡熟之後，必有三四次如此唱喊。菊芬見蘊玉又睡熟了，便俯身吻着蘊玉，又在伊耳邊輕輕說道：「姐姐……我來了，你的妹妹來了，……」蘊玉不理，翻身向床裏睡了。菊芬坐在牀前，痛痛的哭了一會兒，瞧瞧時候不早了，纔又叮囑醫生一番，流着淚去了。

三個月之後，蘊玉稍稍好了一些，但是神經依舊未曾復原，以前的事有一些還模糊記得，一大半都忘了。這時忽然有人從鄉下來，說伊姑母的病體，十分沉重，要伊回去，蘊玉不肯，說伊的姑母明明在此處，又那裏來的姑母。

再過了幾個月，蘊玉的身體纔漸漸回復原狀，但喜歡發狂笑，說話毫無次序；只知道自己姓劉名蘊玉，醫生的夫人是伊的姑母，其他的事，差不多全忘記了，讀過的書，還依約記得一些。

有一天蘊玉忽然問着醫生的夫人道：「姑母，我既然已經畢業爲什麼不自立謀生？長此住在家裏，也是不成功，我想去找事做。」醫生的夫人不答應，說伊有飯喫，有衣服穿，不必去找事做。蘊玉哭鬧着不肯住在家裏，一定要出去。醫生夫婦無法，只得說找不着做事的位置。蘊玉仍舊吵鬧不休，又拿起書來，讀給醫生夫婦聽，說伊別的事不能做，教教書總是可以的。醫生夫婦被伊吵鬧不過，見伊此刻神經雖未復原，但是一切起居飲食動作都算復原了，便彼此商量着在一個朋友開設的一個女子小學堂中，安排了一個位置。蘊玉便很高興的搬到學堂中去了。

蘊玉在學堂裏果然很好，教課也十分盡心，不過愛

笑。有時候在課堂中有什麼事觸動了，便大笑不止，直等伊笑過了纔高興授課。每禮拜六也回到醫院來住一天，禮拜日下午又回學堂去。有時候也到影戲院去看影戲。菊芬在美國常常寄錢來寫信問蘊玉的情形。醫生將所有的事都寫信告訴了菊芬，不過蘊玉絕不承認有這麼一個朋友。

春天到了，冬天死了的樹木，都放了一點綠芽；野草小花，都開始現了笑容；樹上的雀子，都活潑潑地跳躍着，唱歡迎春日的歌。青年人們心裏的情火，也漸漸燃燒了起來，使他們週身都不自然；一個個都好像有滿腹的情話，要向他們的情人訴說一樣。他們臉上，都含着甜蜜的微笑，顏色也比冬天要嬌豔得多。有情人的，他們的情書上，格外說得纏綿，對語的當兒，比別時都覺的更要甜蜜；無情人的，都如同發了狂似的，到遍處去尋找可意的人。這大概是時期的關係，和生理的作用罷了。不幸的蘊玉，

自己以為是一個無拘束的人，這時候也有了一個戀人。他們是在一個影戲場中會見的。伊的戀人，見伊無故向他笑着，以為對於他有了愛情，便同伊做了朋友。他吻伊，伊也不拒絕。後來這人打聽得了蘊玉家中的事——與醫生夫婦的關係——便設法欺騙伊，恐嚇伊，將伊帶到自己的地方去了。神經失常的人，那裏能明白這種道理呢。

唉，朋友們，走向光明的路上去罷！

醫生夫婦自從蘊玉走失之後，遍處探問，設辭登報找尋，一點消息也得不到。醫生只得將這種情形，寫信告訴了菊芬。

二二

菊芬自從同蘊玉在海濱分別之後，心下存了兩個大目的：第一，決定要幫助蘊玉洗刷以前的污點，使伊另外做一個新人；第二，伊覺得男子都是污穢可恨的，決意抱定終身不嫁的宗旨，預備做一番事業。有了這兩個大

目的，伊便苦心讀書，求得父母的同意，投考官費，出洋留學。伊到美國專讀社會學，最留心考察「救世軍」(Salvation Army)的組織和一切發展的方法。這救世軍的宗旨，是專門拯救墮落的男女，其次又做些扶弱助苦的慈善事業。伊對於這些事，頗有些心得。

菊芬的課程，本來要三年纔能讀完，後來接得蘊玉失蹤的消息之後，心下異常焦急，便加倍用功，又在暑假休息的時候，讀夏令學堂，補足一年的分數，於是兩年就讀完了功課畢業。回國之後，先到家中見過了父母住了幾天，便到上海來，住在一個同學家裏。

菊芬到上海的第二天，便趕到醫生家中，見醫院的牌子已經取消了，另外開了一個別的鋪店。菊芬打聽了半天，纔知道醫生夫婦二人，年事已老，膝下無兒，自從走失了蘊玉之後，極其悲傷，就將醫院的什物拍賣了，回鄉下去了。菊芬更加焦急，只得托認識的人，四處打聽。

半年之後，菊芬一面探訪蘊玉的消息，一面籌備開

了一所貧兒院，經費一半由捐募而得，一半由自己家中取給。不過菊芬自己十分犧牲，十分勞瘁。

有一天菊芬稍爲閒了一點，便到一家戲院去看影戲。伊到時候稍爲晚了一點，影戲已經開映，便在人叢中揀了一個空位坐着。驀然聽得隔座一個女人同一個男子說話，說話的聲音，十分與蘊玉相像，不過比較粗澁些。菊芬便留意打量這個女人，見伊打扮得雖然富麗，却極其下流。吸着香烟，臉上塗了很多粉脂，比蘊玉要胖好多。菊芬心下很狐疑不敢決定，於是留心聽伊說話。這時候銀幕上正演一段極悲慘的事，那個女人却縱聲狂笑。同伊連座的男子遏止伊，伊兀自嘻笑不已。笑了一會纔對那個男子說道：「這兩個人不是發癡麼……同小鍾和老五一樣……」停了一會兒又問那男子道：「你昨天夜裏究竟到那裏去了……定規……我知道了……我老實告訴你，今天夜裏我也有事，你用不着等我，橫直你總有人來陪的……」那個男子待理不理的哼了幾句

話，却聽不清楚。

菊芬聽了半天，仍是狐疑不定。一會影戲完了，電燈一亮，那女人同那個男子立了起來，預備出去，菊芬也立了起來，定睛瞧着那個女人，那女人也瞧了菊芬一眼却毫不注意。菊芬以爲這一定不是蘊玉。兩人也經自去了。菊芬猛然想起蘊玉右手腕向內有一塊疤痕，於是飛步上前追着的那一對男女，故意揚着一條手帕，向前問道：「嫂嫂這手帕可是你的？」那女人回轉身來，嘻嘻笑着，伸手來接手帕。菊芬一眼就看見了那塊疤痕，與蘊玉的一樣，便上前雙手拖住那女人的手再仔細一瞧，又瞧瞧那女人一副傻像，眼光散放無神，心裏明白了，便蹙聚眉峯問那隨着的男子道：「先生尊姓，這女子是你的誰人？」那男子雖然是一個油滑的青皮，但瞧着菊芬的打扮和氣色，又見伊拖住蘊玉的手不放，早已慌了，左右支吾着，說不出話來。蘊玉只癡癡的瞧着，不知道是什麼事。菊芬見那男子如此，知道他是拐騙蘊玉的人，便招呼紅頭巡

捕，摸出一張名片，說了幾句英文。那青皮見勢頭不對，想跑，巡捕早將他擒住。這裏菊芬也帶着蘊玉回去了。

第二天捕房送了一封信來，大意是說那青皮認識蘊玉只有兩個月，從前拐騙蘊玉的人，也是他們一流的人物，現在還在某處。今天可捉捕到案。據青皮說，從前那個人將蘊玉騙去後，只兩個月就將伊棄了，到他手上的時候，已展轉過了幾個人的手了。菊芬立即寫了一封回信，要求捕房將正兇捉獲，從嚴辦理。

菊芬將蘊玉的床，設在自己房裏。蘊玉的神經病比以前還要重些。除了吃飯睡覺以外，只癡癡的坐着，或是狂笑，有時候問菊芬要香烟吃。菊芬想許多法子探問伊以前的事，伊一點也不知道，只說小魏待伊很好。過了兩天，菊芬便去請了一個很出名的英國醫生，來替蘊玉診視。醫生診視了一回，又問了前後的情形，菊芬將所知道的事，都說了出來。醫生聽了便對菊芬說道：「病症還不

算利害，好生診視，或者可以恢復原狀。」菊芬問醫生道：「這病除了休息服藥之外，可有什麼別的法子？」醫生道：「恐怕難得有別的法子。」菊芬憂愁之至，又問醫生如何調養的法兒，醫生詳細細細的說了一些，又留了一點藥給蘊玉服食。菊芬送醫生出去的當兒，猛然想起了一部小說中有一段故事，說一個神經損壞了的人，回到起病的地點，見了同樣的光景，神經就復原了，便問醫生這件事能否試行。醫生說很可以試行，不過太麻煩了，說着便去了。

第二天醫生按時而至，診視了一回，便同菊芬討論昨天所說的事。兩人商議一回，決定下禮拜內實行。

一個禮拜過了，菊芬將所有的東西都預備齊全了，在孤兒院內收拾了一間空房，將所有的東西都佈置得如同從前那個醫生的樓上一樣。醫生來了，先用一點安神藥水給蘊玉吃了，待伊睡熟便抬到佈置好了的房中去，放在床上。醫生和菊芬都坐在床頭後面守着，待蘊玉

醒來。菊芬坐在那裏，猛然想起前二年蘊玉睡在醫生樓上的那個光景，不禁哭了。

一會兒蘊玉有點轉動，醫生知道快要醒了，便凝聚精神，用催眠術喚醒蘊玉。菊芬靜靜的立在旁邊瞧着，只見蘊玉果然漸漸醒了，睜開眼睛，坐了起來，左右望望，打了一個呵欠，揭開被臥向床下一跳，如同沒事的樣兒，一點什麼感覺也沒有，回頭向後一瞧，見菊芬和醫生站在那裏發呆，便哈哈大笑起來。醫生對菊芬搖搖頭聳聳肩。菊芬知道又失敗了。

夏天過了，涼風一起，暑氣全消，蘊玉仍舊癡頭呆腦，不過還能夠幫助菊芬教貧兒們的書。醫生雖然天天來診視，總難得奏效；菊芬心下十分煩惱。

這一天大約是中秋夜裏，菊芬帶着蘊玉在花園裏走了一回，便坐在屋前的石階上。月圓如輪，高懸天空，十分明媚。菊芬觸景，隨口唱起「情人曼娥」來，唱了一節又

唱第二節，唱畢第二節，又唱末節。正唱的當兒，沒防着蘊玉立了起來，仰面瞧着月亮，雙手伸起，好像撫抱什麼似的，猛然慘號一聲，便撲在階前的草地上。菊芬嚇了一跳，趕緊向前去牽扶，只見蘊玉如同死去了似的，遍體冰冷，雙目緊閉，顏色灰白。菊芬驚呼起來，屋中有兩個女僕聽見了便趕着出來。菊芳便命二人，將蘊玉抬到房裏去，又命人去取了一點冷水，向蘊玉頭上澆着，仍是無效，遂急忙去打電話請醫生來。

半小時之後，醫生來了，聽聽脈息，又扳開眼皮一瞧，對菊芬說道：「這是神經受了很大的刺激，等一會就可以醒轉來。」又問菊芬是什麼起因，菊芬將剛才的事，說了一遍。醫生道：「劉女士從前也會唱這個歌麼？」菊芬道：「我們從前常唱這首歌，」又將那次在海濱學分離前一夜的事，重復細說了一遍，醫生蹙起眉頭，默思了一會，對菊芬說道：「恐怕你的神經，這一次可以恢復轉來，不過難說一定。」

醫生同菊芬正談着，忽然聽見蘊玉尖聲哭了起來，哭了一會，也唱起「情人曼娥」來。醫生對着菊芬點點頭兒。菊芬一面流淚，一面笑着，遍體發抖，也如同發了狂似的。蘊玉仍舊唱着，三節唱完，又從頭唱起，唱了好一會兒纔停了，又用極尖銳的聲音喊道：「菊妹……：妹妹……：

親愛的妹妹，救我啊！」喊時雙手伸張，亂舞不已，好像人落在水裏時的情狀一樣。蘊玉喊了好一會兒方才睜開眼睛，菊芬便上前對蘊玉說道：「姐姐，我在這裏……：我是你的妹妹菊芬……：」蘊玉抬身坐起來，定睛向菊芬瞧着，菊芬就將臉就蘊玉說道：「姐姐……：是我……：我是菊芬。」蘊玉瞧了一會，猛地慘聲呼道：「妹妹……：真是你麼……：」喊了這一句，便倒在床上，如同先前一樣暈過去了。

醫生微笑着安慰菊芬道：「伊的神經，已復原狀，女士可以放心，不過恐怕還有一場大病，但是不要緊……：」菊芬點頭，感謝醫生，便坐在蘊玉身邊握住伊的手，覺得

伊手心極熱，又摸摸伊的頭額，熱度很高，便對醫生說道：「伊發熱了。」醫生點頭道：「這是必有的症狀，但是不要緊。」一會兒蘊玉果然說起謔語來了。從此醫生日日來診視一次，菊芬便成了責任的護醫。

冬天到了，蘊玉的病症才漸漸痊愈，只是身體異常瘦弱。菊芬除了料理貧兒院的事外，便終日陪着蘊玉說笑。蘊玉屢次追問菊芬，醫生夫婦那裏去了，怎麼不來看伊。菊芬總是含含糊糊的說他們有事回鄉去了，醫院也停閉了，所以將伊移到這裏。蘊玉又追問病了幾多時候，菊芬不敢將伊神經錯亂時的事說給伊聽，只說已經病了兩年多。

蘊玉的神經也復了原，病症也去了，但是精神的痛苦，依舊未會減少。菊芬便百般譬解苦口勸慰說道：「姐姐，我還是要說那兩句老話，「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

種譬如今日生。」姐姐你已經答應我設法超脫，現在我們毫無阻礙，一無罣慮，正是進行奮鬥的時候，一切事情，我都計畫好了，只等姐姐的身體恢復了健康，我們便起首實行。」菊芬於是又將伊在美國如何預備，將來怎樣着手進行的事，詳詳細細的告訴了蘊玉，蘊玉聽了，也覺得前途極其光明，人生的責任很重，便將一切的悲觀，一齊打消，專心同菊芬討論計畫將來的事。

人們都不大留心，我們中國，僅上海一隅，也不知有多少無辜墮落的男女。設若我們隨意找着一個淪落的人，追問他或伊的前因後果，必有許多說不出的痛苦。設若給他們一個機會，他們也能悔改。人們作惡，是因環境的壓力，作惡愈多，真性愈昧。設若我們能够將他們的環境改變，將蒙住他們的罪霧，一齊撥開，使他們良心上的一點靈火，燃燒起來，他們無有不幡然悔改的。

人們也都不留心，這時候社會上有一種大運動。這

運動的原動力，是兩個女子。無庸作者的介紹，諸君也知道是蘊玉和菊芬了。伊們經過數年的奮鬥，勞瘁心力，又得了一個隱名氏的巨大捐款，建設一個極大的「救世軍隊。」菊芬在內指揮安排，蘊玉在外奔走呼號，犧牲了伊們所有的精神才智，終於成功了。伊們這救世軍中有二千多男女，一個都是從那萬惡的罪藪中拯救出來的。有的是強盜，有的是妓女，有的是無惡不作的鄙棍，有的是專門謀財害命的惡徒，還有許多是淫亂醉酒以秘密勾當作生活的青年男女，都是被這罪惡社會浸潤着的。這時候都恢復了他們清白的天良，各人都會一種手藝。除此以外，各人都訓練成了一种極富的同情心，情願犧牲他們自己，去撈救那些罪海中沉淪的人。這都是蘊玉和菊芬的成績。

這一年是海濱學校的十週紀念，也是救世軍創辦的第五週年。海濱是蘊玉菊芬的母校，伊們便同校長商

量想同着開一個紀念大會。校長極其贊成，於是便同着籌備進行。

開會的這一天，赴會的人極多，大半的人，還是海濱新舊同學，貧兒院的男女孩子，和救世軍同人。會所便是海濱的大操場。

鈴聲一動，軍樂便悠悠揚揚的吹奏起來。接着便是校長演說紀念會的宗旨。演畢，菊芬便演說貧兒院和慈善事業的經過和將來的希望。接着便是蘊玉登了台。

起先本來是派着蘊玉演說救世軍的源起，並將來的進行計畫。那知蘊玉一登台，向來賓一瞧，忽然瞥見那園中的石像，巍然立在那裏，神經不覺一震，將所預備的演說一齊都忘記了，不自知的說道：

「諸位來賓，現在有一個受過污辱的女子，要向你們說話」伊說了這一句便痛哭起來，一邊哭，一邊將伊以前的事，向大眾一字不易的說了出來。說畢又高聲狂喊着說道：「諸君諸君，世界上像我這樣遭遇的人，多得

不可勝數，難道他們不應該有懺悔的機會麼？難道他們不希望懺悔麼？難道我們不應當盡我們人類的天職去救援他們麼？」台下面的男女聽到這裏，都流淚嘆息，救世軍的同人，都必恭必敬的立了起來，鞠躬致敬，表示他們感激的意思，和同情的心。菊芬上台與蘊玉親吻，扶伊下台，微聲說道：「姐姐……你真勇敢啊！」這時候，人叢中忽然有一個中年人，飛奔上了台來，對大眾行了一鞠躬的禮，然後朗聲從容不迫的說道：

「來賓諸君，鄙人今日乘這個機會，也要向大眾懺悔懺悔。鄙人便是剛才這位女士所說的那個卑鄙醜態的蕭玉卿……」於是玉卿便將家庭如何專制，如何自殺而忽然改變念頭，如何立志，父母妻子如何相繼死亡，後來如何隱名助款設立救世軍等等，說到痛快淋漓的當兒，也自哭了。玉卿說畢剛下了台的當兒，台下忽然有一對中年男女，態度極其大方，走上台來，向大眾介紹自己說道：「鄙人姓龔名正修」又指着那一同上台的婦人

道：「這是內人……」停了一會方微笑着說道：「鄙人向來極其崇拜戀愛自由。『鄙人的情史已經劉女士提過了。自從情場失敗之後，便尊父母之命，娶了這位妻子。伊到我家中來的當兒，一切都是舊式態度——一字不識，喜歡裹足，抹胭脂——我心裏想，一個人只要有堅決的意志，和百折不撓的毅力和一往無前的勇敢，去感化終日相聚的人，這人少有不同化的。哈哈諸君，請看，今日立在這裏的這人，便足以證實我沒說謊。」說着便對他的夫人說道：「哲賓，我們同唱一首自歌由給大眾聽罷。」

台下面的男女來賓聽到這裏，都鼓掌蹬足，歡聲雷動，好一會兒才靜了下來，正修夫妻便同聲唱了一首歌，大眾又讚歎了一番。

海濱的校長剛要起身發表幾句贊詞的當兒，只見台下一個老人，偻偻着一步一步的走上了台來。先向校長主席行了一禮，然後又向蘊玉菊芬，玉卿，並剛下台的正修夫婦招手，請他們上台來坐着。老人雖然老了，精神

却極其健旺。老人瞧着蘊玉等上台坐下了，纔從袖內掏出一卷紙來展開，微笑着給台下的人一瞧，又回身給蘊玉等一看，點頭兒笑着問道：「你們認識麼？」蘊玉早瞧見老人所展開的便是伊摯愛的菊芬，給伊的紀念品——「**時代之花**」——這時全會的人，沒有一個不驚訝這老人的舉動。

老人將畫很鄭重的捲起來，持在手中，然後方發出洪鐘似的聲音向大眾說道：

「弟兄姊妹們……兄弟今天，到這裏來，一則是受了老友的遺命，結束一樁心事，一則是要將自己近二十年來的研究，向諸位宣佈宣佈。二十年前，兄弟到英德，法各國留學回來，想在社會上有一番建白，宗旨也是同邵菊芬和劉蘊玉女士的一樣。後來因為身家之累，東西奔走，謀衣謀食，這種壯志，便漸漸消沒盡了。想不到還有兩位青年的女士能有今日的成功。」說到這裏便回身向蘊玉等一鞠躬道：「**敬祝成功**！」蘊玉等急忙站起來回禮，

台下又是一陣掌聲。老人便接着說道：

「前好幾年，兄弟從公事上請了短假，回鄉休息，碰着一位老同學，一個潦倒的醫生，同兄弟談起劉蘊玉女士的事來。臨死的時候，又將這張畫交給兄弟，說設若日後探訪着了這位女士的下落，一定要將這張畫親手交給伊；因為伊在他家中住着的當兒，最寶愛的，也就是這張畫。」蘊玉同菊芬聽到這裏，不禁同着流下淚來。

老人又提高了嗓子說道：「諸君，這到底是一張什麼畫呢？請看罷……」說着便又將那張小畫兒展開，給大衆瞧着。停了一會兒，老人便問道：「你們瞧清楚了沒有……哈哈再瞧罷！」說着便側身指着蘊玉等幾個人向台下說道：「這可瞧見了麼？他們便是這畫的真像，他們便是「時代之花」……」這「時代之花」的四個字，老人說得極高一字一字都在空中蕩漾着，打在衆人的耳鼓上，應在中心。老人接着說道：

「朋友們，他們便是時代之花：一個因朋友受了男

子的欺騙，便立志終身不嫁，犧牲一己，努力爲人類造幸福。一個因兩性純潔戀愛的動力，受盡了磨折，幾乎犧牲了性命，後來又立志彌補這缺點，洗刷伊的污辱。一個因那遏止不住的愛情，便沖動獸性，行了不可行的事，又幡然悔改，重新補過。一個呢，因情場失意，決定心志，做了這婚姻過渡時代的模範……諸君諸君，現在是什麼時代……」老人說到這裏，稍爲停了一停，好像是要讓大衆想想似的。

一會兒老人又接着說道：「兄弟們，你們看清楚了這「時代之花」麼……哈哈，恐怕你們要答應說，「已經看清楚了。」老人冷笑着高聲喝道：「請再看……看你自己……除了幾個年長一點的人外，你們當中有幾個人逃出了這個時代？你們誰敢說不是這個時代的點綴品……你們的環境……你們的心，你們仔細推想一下……難道你們不也是這「時代之花」嗎……」

老人又換了一副如譏如嘲的面色，收小了聲音說

道：「恐怕諸君，尤其是青年的同學們，心下要說道，「哦，我們既是「時代之花」，時代既是如此的，我們也只好應應這時代的景罷！……」說到這裏，老人暫且停頓了一下，忽地猛然如雷的斷喝一聲道：「錯了！……諸君……記着！……這時代應該過去了！……時代是你們自己造的，環境也是你們自己造的，你們身上，負有完全改變這時代的責任！假若你們諸君，將那朦蔽良心的私欲撥開，

拿出堅決的毅力，勇敢的精神來，將那純潔的愛情放在正軌上，小心翼翼的走去，這時代便自自然然改變了。」老人說到這裏便劃然而止，舉起那雙神光閃爍的眼睛，注視着那園中的自由神像。會場中頓時寂靜如死；只有那遠遠的潮聲，發出澎湃的聲音，好像是說：「時代之花啊，走向光明的路上去罷，何苦犧牲你們自己，來替這個時代，作無謂的點綴品呢！」

時代之花啊，

用盡了我的心血，

也不能將你的悲

和你懺悔的熱誠，

寫出一半分來。

願你接納我虔心的忠告罷！

(完)



西方釋夢錄 (續前)

蔣春木

餅 Cakes

夢中喫餅。主有幾件快樂事情將來。夢中焙餅。主發達與成功。

焚 Burns

此是反夢。主身體康健。意志快樂。及得一相知友朋。

宮殿 Palace

夢入宮殿中。是一佳兆。在處境上。主有一極速之進步。

議院 Parliament

夢身在議院中。主家人中。將起是非爭論。

貓頭鷹 Owl

夢中見貓頭鷹。或聞其鳴。兆均不吉。主疾病。窮苦。不樂。諸

兆。倘用情之青年夢之。主將受對方欺。

醫生 Doctor

夢中見醫生。無論對於自己職業。或友朋。兆均吉。

花球 Nosegay

夢人送花球來。主友朋情誼之增進。

棺柩 Coffin

夢中見棺柩。大不幸。預示夢者家中。將死一至親骨肉。且

極關重要之人。

美女 Fair

夢見美女來。兆至不佳。主有競勝及虛偽之友朋。

(未完)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積少成多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以上粗舉一斑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啓

總行設在北京

分行設在天津法界

滬行設在上海天津路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效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包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華
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空針

〔下卷續編〕

南海馮六

法國莫荔士勒伯朗著

第八章

羅頻曰。空針祕藏。十日之內。我必得之。窮汝十年之力。未必有成。斯言也。深印伊德腦膜。羅頻平日能事而謹言。伊德所深知。唯獨此語。不無失檢。當羅頻出韋尼納爵邸面。伊德作此語時。其意蓋以絕伊德之望。年日懸殊既遠。徒勞無獲。不如其已。而自伊德觀之。不啻羅頻自畫供狀。謂祕藏尙未探得。期以十日。有可獲望。而言外忌伊德捷足先登。故大言以沮之之心。昭然若揭。智者千思。不無一失。此之謂也。羅頻既設辭以沮撓。可見伊德與渠。同具搜探

寶藏之能力。所異者。羅頻自視佔勢較優耳。雖然。寶藏之搜討。際今可資爲南車者。惟一八一五年拿破尼印行之書。及瑪麗皇后所藏路易十六世繡繕之文。羅頻殆兩得之。今且劫去韋尼納爵邸鐵面所撰原本中詮譯怪文之一紙。惟拿破尼之書。收藏者不僅羅頻一人。馬希彭亦有之。而路易十六世繡錄之文。曾一度落伊德手。研究有數。緊憶弗忘。是羅頻搜索寶藏之方。與伊德同出一轍。伊德奚必不如羅頻乎。是故伊德還巴黎後。走謝同居之友。挾行囊。投巴黎中市小逆旅。覓靜室居焉。既以免友人饒舌。泄露機密。且可謝絕塵囂。凝神研究也。羅頻以十日爲期。

此十日中。伊德除隨衆進膳堂用飯外。獨居斗室。閉門下鍵。昕夕以思。未嘗少怠。凡百觀念。屏除淨盡。專心壹志。以研究書本及碎紙之文。十日既過。茫無所得。又二日。惘惘如故。第十三日之午。憶得拿勃尼書中所引。關涉於「空針祕事」各節。隱隱中似有所繫屬。其間不無線索可尋。冥索再三。若有所悟。及夕。縱未能遂釋難題。然已求有所由銓解之方矣。拿氏書文所敘歷代帝王關係「空針」之軼事。凡六七則。上下數百年。自表面觀之。互不相涉。極紛拏蕪雜之致。苟深加考慮。個中自有條貫。其最昭然若揭者。所論列之人。不爲諾曼坻省土著。卽異籍人而入爲諾曼坻君主者。所敘事。蔑不發生於古代勒司特利帝國國境之內。換言之。卽今諾曼坻省所轄區域中也。考之冊籍。聖愛浦縣志所載「空針主宰」之盧耳。諾曼坻第一任大公也。羸梳銳巔而空其頂作針形之吉約姆貢凱朗。諾曼坻公爵而英吉利王也。賢妮達克。蓋知空針祕密者。火葬之所。諾曼坻之路昂也。嘉寶特會長哀籲該撒。誓陳空

針之祕。乞貨一死。嘉寶特者。今諾曼坻中樞之歌省也。盧耳。貢凱朗。諾曼坻之王。路昂及歌。諾曼坻之地。凡有涉於「空針」者。靡不涉諾曼坻。是可異焉。原夫空針之祕。初爲英吉利皇室寶藏。亨利第四世亞克之役。一戰而勝。復圍路昂。入主法蘭西。而亞克者。荻鴉泊之門戶也。法朗瑣亞一世有「都邑福運。法蘭西帝王實筦其祕」之言。而言發自哈佛爾建州之日。綜上觀之。路昂也。荻鴉泊也。哈佛爾也。三大名城。鼎峙爲三角之形。角形中心。爲歌省地面。似此。名王城邑。一一相繫屬。苟無有故。何能若斯之巧合乎。復次。路易十四世搜燬鐵面之書。德拿貝里得間攬有一冊。以知祕密。而盜珍寶。爲賊劫殺開墻道中。而開墻者。路昂。荻鴉泊。哈佛爾。赴巴黎所必由徑也。其明年。亨利十四世。建針堡於法蘭西中部。移轉世人眼光。俾勿注意於諾曼坻爾。路昂也。荻鴉泊也。哈佛爾也。歌省之三角名城。三角之邊。一爲海洋。一爲莎茵河流域。其又一則莎茵蒙士間高原也。巉崖峻峭。林木飢茂。所尤奇者。亞森羅頻奇案。

近十年來。一一發生個中。如賈賀男爵一案。則發生自路昂哈佛爾間之莎茵河涯。齊白美利之案。則發生於路昂。獲鴉泊間之高原。格律奢。蒙梯涅。格拉斯費城。各大竊案。則發生在歌省地面。（譯者按以上各案分別見氏所撰亞森羅類奇案各集坊間似有譯本。）最近怪案。發自梅樓。而梅樓所在。固哈佛爾赴獲鴉泊之途也。縈迴往復。終不出歌省三角名城區域。則寶藏所在。其在斯乎。其明日。伊德去巴黎而入路昂。變服易容作工徒裝束以木杖挑小行囊於背。步行而入德格寶鎮。飯鎮內。復沿莎茵河行。以昔者賈賀爵邸所失珍寶。蓋自莎茵河涯運去。而梅樓古觀石象。亦由斯過備。似莎茵河中。泊有無量航船。專備運銷賊賊然者。此間自有大可注意者存焉。願徒行終日。音跡杳然。意志弗稍渙沮。良以此舉。原與羅類爭雄。羅類非易克者。不有毅勇。何以赴事。日復一日。徒行如故。所過村邑。如茹邁塞也。聖萬德歷也。韞賦鎮也。歌德勃克也。檀珈城也。杵牛鎮也。大都曾經過往之處。舊地重臨。前塵宛

在。已而近哈佛爾矣。伊德入境不期心爲之躍。哈佛爾爲三角名城之一。法朗瑣亞一世建州於斯。而有「都邑福運法蘭西帝王世筭其秘」之語。語意玄晦難明。伊德思之。似建州非必一無意旨。而所言亦必有所孕蓄。豈哈佛爾城福運。固有涉於「空針」乎。哈佛爾城濱海而立。水陸交通。商務發達。人但知爲繁盛港埠。而斯邑歷史上。實蘊藏法蘭西建國以來不宣之秘。苦無人知耳。默忖英法皇室。歷代相傳之秘密寶藏。而羅類竭智盡能以謀取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步履所經。一一留神。道次林巒。途中人語。尤所注意。以爲神秘之破。大都得之不經覺中。無意流露之言。別有會心之人。最所樂聞。蓋以不傳之秘。十九獲之個中也。一日之晨。伊德憩濱海一村村舍。亞佛勒城。盈盈在望。時方朝餐。有諾曼坻土著。相向而坐。其人似販馬爲業者。於其服製舉動。一覘而知。伊德食時。漸覺其人類類屬目於己。頗以爲怪。索之腦海。則素識中。無此販馬之人。已而其人亦斂眼光。勿復注視。燃煙斗。囑侍者進咖啡。

燒酒。且飲且吸。伊德食罷。付鈔欲出。行未數武。店門擁進多人。伊德止步。適立販馬之人座前。俟衆客既入。而后出。販馬之人小語曰。伊德先生晨佳。伊德略不夷猶。撥椅面其人而坐。應曰。先生何由識我。其人曰。未親叔度。早識荆州。以君影象。報紙載有。刻雖化裝。然不盡自然。言時語聲強硬。說至「不盡自然」一語時。不字畧頓。微思而后成句。伊德察言觀色。知其人亦喬裝者。因叩曰。君誰歟。其人微笑曰。不我識耶。伊德曰否。其人曰。我。句歇洛克福爾摩斯也。伊德驚喜。接手爲禮。且曰。君來殆以渠乎。福爾摩斯曰。唯。伊德曰。吾儕合作。踣敵必矣。福爾摩斯曰。必克。伊德快慰。以福言似有所恃。而又慮福之有以先之也。故詰之曰。獲有證左乎。福爾摩斯悟其旨。應曰。毋恐。我不與君爭功。君搜尋書冊碎紙之秘。而我……伊德不俟其言之畢。應曰。而君何求。福爾摩斯曰。我所求者異於君。伊德曰。可得聞乎。福爾摩斯曰。君曾聞有裴多亞其人乎。羅頻之乳母。而甘聶瑪數捕未獲者。伊德曰聞之。福爾摩斯曰。茲悉裴

媼蹤跡。在國道第二十五路附近一村舍中。彼道蓋由哈佛爾赴里爾之途也。苟繫裴媼。擒羅頻易焉。伊德曰。其行迂而遠。福爾摩斯曰。任重不計道之遠也。吾與羅頻。誓不並立。及今百事恕置。惟此是務。語時。辭色悻悻然。已而微語曰。去休。座客咸屬目吾曹。久留滋有未便。君須憶取。羅頻苟再違我。決難幸免。伊德安步而出。默念福爾摩斯不與同進取。爲事幸也。所可奇者。福謂裴媼在國道第二十五路附近村舍。此道固由哈佛爾。經過荻鴉泊。以赴里爾者也。是所在。仍居歌省地面。不亦巧耶。裴媼與羅頻。相依爲命者。媼匿居於斯。羅頻行止。去此匪遙。寶藏所在。當弗驚遠。益可徵信。以意測之。歌省西隅。尤須注意。方向既定。探討尤易。羅頻亦必見及此。以所挾較多。則所進取。或且過焉。際今勝敗。故未可知。唯奮勉趨前。安知不得最後勝利。思之至爲愉快。步行既倦。則就道旁草坡憩息。而坐臥間。未須臾忘碎紙之文。紙雖奪去。而文則深印腦膜。並另繕有副本。暇輒展覽。思索求解。每過城邑。徘徊再三。必

知無益。而後去之。更行數日。所過如蒙提菲壘。聖羅馬。惹克特菲。葛勒菲。諸村鎮邑。審慎探訪。入夕則投村舍叩門求宿。故故與田叟攀談。冀有所獲。話敘之間。故斃以辭曰。空針故事云何。叟不聞耶。曰未聞有此。則又詰曰。曷思之。此古事也。針爲婦人所需。容有異聞。必諏詢再三。無獲而後已。終不能得。則亦置之。一日。過聖樹岩村。村濱海。巉崖高峻。層巒間。亂石磊珂。中有微徑。可以臨海。伊德跋涉山徑。閒行至樂嶺。崖擁翠。天空蔚藍。日光入海。紅霞四映。細翻銀浪。清風徐來。伊德於此。百憂俱淨。爭雄鬪勝之心。淡焉若亞。森羅頻。斐多亞。福爾摩斯之倫。甚至秘密寶藏。一一想置。不復繫念。已而見山坡之下。有莊堡作礮台形。離岡巒而立。既進。見堡前雉堞。兩角矗起。門上加舊式扇鏽。鐵鏽爛綬。額有文曰。佛壘浮樓礮台。伊德繞外垣而過。下斜坡。入幽林。林外小岡。岡傍有洞。洞矮小。中纔容人。書字欹斜。疥壁殆滿。洞壁挖有小穴。穴方。可望礮台垣壁。兩間相去約三四十公尺。伊德入洞。置行囊。坐憩焉。行久。頗

感困乏。臥地睡去。已而野風入洞。搖撼石孔有聲。伊德爲驚醒。欠身欲起。張目四望。忽見石上。似刻有字。字大尺許。一作D字。一作F字形。四周磨損。似年代遼遠。字薄欲無。約略可識。非細心人不辨也。伊德見此。目定神呆。齒吻不期寒震。冷汗浸淫被額。悄自言曰。吾豈夢耶。DF何字。碎紙怪文。不其有此二字乎。二字刻此何意。而洞何名。會逢其適。亦無如此之巧。急起。奔下山岡。遙見礮台之旁。林蔭下。有牧童驅羊而過。立馳往。面童子喘息語曰。彼洞。句彼洞。句。期期不能竟辭。牧童愕然。伊德小定。叩曰。礮台之右。山岡上有洞窟。此窟有無名稱。牧童哂曰。處女也。愛特喇達人。疇不知者。又待問。伊德訝曰。彼洞何名。名處女耶。牧童曰。然。此中人名以處女洞。或曰女士室。伊德大駭。如中風魔。幾欲躍起。力箝牧童之吻。俾勿再聲。妄泄機密。蓋女士之言。碎紙中一字。伊德識之。而誤釋以爲指蕊夢紆霞二女而言者。今始恍然。其不屬之彼而屬於此也。女士者。愛特喇達村中山洞之名耳。牧童見伊德狂駭苦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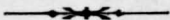
蠢狀。以斯人殆病神經者。微哂呼犬。驅羊羣自去。伊德木立久之。覓徑向礮台行。及堡垣之下。惕然自懼曰。吾何為是冒昧者。昂首闊步。徜徉乎此間。不虞為若輩見乎。遂伏地蛇行。以上崗巖。及絕壁之巔。維時紅日西斜。暮雲靄靄。林木扶疏。影翳憧憧。伊德及懸崖。探手撥細枝叢草。伸頸外瞰。迎面有小山。孤標獨聳。亭立海邊。高約八十公尺。與絕壁等齊。近海水處。廣博而圓。其巔尖銳。若海怪之牙。又類石針。巖峭壁。險不容足。千百年來。未嘗聞有人攀涉。

也。石質蒼黝。深淺有致。繞山周圍。地層一一可辨。巖壁有罅。高下不一。石罅草木生焉。波搖浪撼。垂數千年。屹不為動。時斜陽西沒。紅澈半天。晚霞幻異彩。海水類如血浸。為境絕麗。伊德無心觀覽景色。伏地瞪眸。凝望針山。心絃顫動。手指按地。入土作深痕。如不之覺。針山之巔。海鳥翱翔。忽見微煙裊裊。出自巖壁。不絕如環。蕩漾天末。伊德大喜。欲狂。閉目反臥。不復更瞻。

(未完)

兒童理科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這書是將兒童日常所見的事物，用故事體說明他的歷史沿革及發明家的軼事等等。能使兒童在閱看極有趣味的故事中，得到許多常識，非但可作兒童的消閒書，學校中作為補助讀本，亦最合宜。茲將書名列下。



一 火柴	五 蒸汽機	九 電報	十三 潛水艇	十七 留聲機
二 火爐	六 船	十 電話	十四 顯微鏡	十八 活動影戲
三 燈	七 車	十一 無線電報	十五 望遠鏡	十九 電上
四 鐘	八 火車	十二 飛行機	十六 攝影術	二十 電下

以上 每冊 定價 五分

C. P. C. S.

閣下不是有志求學而苦無入校的機會嗎

請即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商業科

算學科

英文科

國語科

改良詳明瞭

講義豐富精審

教員均係專家

現有學員一萬三千人

▲國語科南翔朱允宗君來書

貴社編輯的講義真是研究國語的指南誠講義上附有問題使學者的興趣更加幾倍答案的批改真可說盡心盡力一點也不苟且不達到精當的地位不能

▲英文科漢口黃耀傳君來書

傳自報名入貴社英文科後蒙諸先生教誨獲益良多以此肄習不及一年竟能考取稅關而名列第三此皆貴社講義註釋周詳及教員教授有方之力也

▲算學科上海孟錦帆君來書

貴社算學科講義編纂得法註釋明晰各教員改卷答問又非常詳細鄙人修畢算學科第一級後對於普通簿記之算法已能一目了然從前係充上海總會買辦間之收帳員今已擢充副買辦之職而薪水亦較前增加矣

◀ 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

上海四馬路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或各分館

報名處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社址

教育玩具

商務印書館

發售

玩具爲兒童恩物，能活潑兒童的情思，增進兒童的知識。兒童有了玩具，就可免除一切壞習慣了。本館自製各種玩具，都寓有幼稚教育之意，運銷歐美來品，亦極精美有趣。另印目錄承索即寄。





九江的一夜

蔣用宏

我們吃了晚飯，銀行裏照例沒有事，都一個一個地跑上街去玩去了。黃昏的時候，夕陽的餘烈尚在，天氣異常炎熱。我散步一回，覺得還是沉悶不過；就踏着拖鞋，拿了一把大蒲扇，走上屋頂曬台上。這時團圓明月，高高地掛在天空。今天是陰歷十四，格外明亮；照着大地，好似一片水晶世界。

「好風啊，好光明的月啊！」我不覺這樣讚美了一句。
「可不是嗎？今夜の月真亮啊！加着這樣的好風，實在涼爽極了。」

我順着聲音，把頭向左一望，原來是我最重要的同事張競存攀在欄杆上，眺望江岸的夜景，很安閑的答了這幾句。

我說：「競存兄，你幾時上來的？我剛纔還找着你咧。」
「我上來好久了。他們吃了飯後，就跑出去了。出去遊遊，原想乘乘涼，但是越走越熱；真是何苦！倒不如我們在這裏乘涼，還覺得清閒些。這樣明亮的月光，好似水一般的照着，把胸中的濁氣，滌除盡淨；一切的煩悶，也都沒有了。真是愉快啦！」他望江水，很隨便的說。

我慢慢走到他那邊，凭着欄杆，望着碧綠的江水，水上微微地有一點縐紋；月亮映着，現出銀光的顏色。我們癡癡地望去，覺得心地更加清涼了一些。
「你看江新快到了。」他將手上拿的簾，指着碧波の遠處，很快的說。

我照着他手指望去，隱隱約約的燈光，一個輪船緩

緩地駛近；黑煙很濃厚的噴出來；在很亮的月光照着，看得格外清楚。我道：『大約是江新罷。今天是招商局的班。這條船也很像江新啦。』

他無心的應着。我們俯下頭去望，見街上的行人，上上下下。脚夫不斷地往來奔跑。靠着江岸賣水菓的和賣瓜子的攤子，很密的排着。那些賣涼水，涼粉，糖粥的，也有很多的勞工和小孩光顧。倒非常的熱鬧。

我們在這樣舒適的涼風明月下面，覺得非常滿足。就存快樂極了，慢慢坐下來，把他手上拿的簫，吹了一曲西湖十景，悠韻極了。我聽得出神，也躺在臺板上。迷迷的睡眠，瞧着天上的繁星，閃閃地耀着。間有一二流星點綴天空的岑寂，我也很注意的注視一下。

就存接着又弄了一曲漁樵耕讀，因為得了一個新譜，所以歌聲格外悠揚可聽。我連聲的贊美。他把簫放下，向後一仰，躺在台上。微笑地說：『我們在這清風明月下面，這樣的舒暢把一切都忘懷了。我們應當清歌一曲，歌

舞昇平咧！』

『話雖如此，』我很慨嘆的說，『但一個人快樂到了極步，也有憂慮。我們在這裏的確是愉快極了，應當在這清風明月之下，歌舞昇平；但一想到家鄉裏的天災，人禍，和兵匪的蹂躪，幾無完土；我們又那能獨樂呢？』

就存接着說道：『我也未嘗不如此想；不過在這樣安樂的境地裏，也就不能想到那些了。』

『我們雖然不願想，但也不得不想啊！』我翻了一個轉身，很爽快的說。

這時陡然劈拍，劈拍的響了幾聲。空間的沉寂，被他打破了。

我忙問：『這是什麼聲音啊？很響的呢？』

『或者有人放爆竹，也未可知。』就存遲疑的答。

我說：『決不是這樣。你難道不聽見嗎？』這時又響了幾聲。

就存帶點滑稽的聲調說：『聽見的。大約那家明天

大出殯，今天做道場，打一些大跑嚇嚇鬼！」

劈拍，劈拍，又是一排的響着。尾聲穿過天空，呼呼的怪叫。我很驚的說：「噫！這不是快鎗響嗎？在這夜裏，那裏來的鎗聲？」

拍拍拍！又是一排的響。我很驚訝。坐起來說：「事情有點不對啦！」

競存也急忙起來，攀到欄杆頂上去瞭望。我四面看着，又俯望街上的行人，都沒有什麼動靜。忽競存呀的一叫，手裏的簫，撲的一聲，落在台上。我嚇了一跳。他很慌的說：「是鎗響啦！」——就在鎮守使衙門裏發出來的。你看……！」

我向着他指的方向望去，聽得又是一陣劈拍的響。子彈穿過天空，通紅的好似流星一樣。

「這的確發生了什麼亂子了！怎麼辦呢？」我很失望地說。

競存一時失了鎮靜的態度，很悲苦的說：「那有什麼

麼辦法呢！」鎗聲更加密了，越聽越近。口笛又不斷的吹。我們非常驚恐；呆呆的望着，沒有一點主意。看看街上的行人，已經雜亂，失了秩序。隣近各家的曬台上，也很喧嘩。子彈也改了方向，望屋頂掠過。我駭極了，緊緊拖着競存的手，很慌的說：「危險極了！快點逃命……！」

我們好似跛子一樣，奔着下樓。我喘着說：「現在的辦法，還是快點逃命爲是。他們是很注意銀行的；遲走恐怕性命不保。現在行長又回家去了；但無論如何，也是沒有辦法的。」

競存拉着我說：「快點到寢室裏去，把重要的東西拿一點……！」

我到了寢室內，連忙開箱；可怪的鎖匙，格外的緊，不能開動。我急得什麼似的，幾下就扭斷了。我忙找出我幾年中省儉下來的幾張鈔票，放進襪子裏面。我回頭看競存，正忙着穿新皮鞋和幾件值錢的衣服。穿了兩件，也不怕熱，還戴上金手錶。我很驚訝地說：「啊！這不是逃火災

你這些東西，是帶不去的；被他們看見，危險得很！

競存聽了這話，忽然覺悟，連忙一概除下。外面的口

笛聲，鎗聲，哭聲，溶成一片。大門打得震天價響。我拉着競存，急忙奔到辦事處，看看怎樣的情形。我剛踏到石板上，脚上冰冷。低頭看時，鞋子不知那裏去了。抬頭四望，同事們一個都沒有看見。外面打門聲，又非常緊急。一時手忙脚亂，不知怎樣才好。好在銀行的大門，非常緊固，一時很難弄開。忽然拍拍的響了一排鎗，直對着大門射進。我耳

邊忽然掠過一粒子彈，嚇得倒在地上。競存也急忙睡下。我看他左上手上被一粒子彈擦破了皮，流着鮮紅的血。這一排鎗打進來，撞着的大鏡子，只聽得拍的一響，就現出一線一線的條紋，好似打碎了的冰塊。窗上嵌的玻璃，却似碎瓦般崩下來，響得着實可怕。門外的鎗聲，還是連續向內開發，并聽得：『……咱們用大砲來打……』的一種可怕的聲調。

我和競存頭也不敢抬，死命在地上爬，一直爬到後

面天井。競存發出一種半斷半續，沒有後音的聲音說：『……暫躲在這條陰溝裏……』

我也沒有回答。直望陰溝裏鑽，溝內恰恰容得進一個人，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競存在後，密密地跟着。他的頭時常碰着我的腳。溝裏的空氣，閉得差不多人都閉死。穢惡的氣味，沖進鼻裏，腦筋昏亂異常；一點勇氣都沒有了。污水在腹下滲着，冷冰冰地異樣難過。聽了外面的慘呼聲，滿身的血都變冷了。

我們在溝內躲了一會，陡的外面震天地慘呼，嚇得滿身抖個不住。我細聲說：『你回到天井去看看，到底事情如何？外面呼喊得很利害咧。』

競存很遲疑，有點不願去，後來聽得外面的聲音，着實可怕，纔慢慢退出。溝內很狹小，是不能轉身的，退起來着實吃苦。競存鼓着勇氣，退了出去，即刻又蛇一般爬了進來。他的頭猛地撞着我的腳，呀啞一聲，想是撞得很重。他喘着說：『火起了！火星通紅地掉下天井。天上濃煙瀾

漫，火光四射，我看必在近處。快點想法子，遲恐沒有出路了。」他驚慌得抖個不住。

我急促的說：「沒有法子！還是望這溝裏沖出去罷！我記得這溝，是通隔壁廚房裏的天井。到了那邊，再想法子。我說着，沒頭沒腦的朝前爬去。競存密密地跟着。」

在黑暗中蛇行了兩分鐘，我頭上猛觸着一塊石頭，幾乎暈了。競存以為我不前進，在後面催着。我也不答應他。我用手摸去，才知是一塊金錢花的石塊，橫阻着溝口。我望見有點光亮，即猛力推去，石塊就推走了。我連忙爬出溝口，競存也跟了出來。知道這裏就是鄰家的廚房。這時吸了兩口新鮮的空氣，覺得舒暢了一些。抬頭四望，只見箱子什物，翻得滿地。外面火光熊熊。婦女老幼，哭的，喊的，溶成一片。又聞得慘呼聲，翻箱倒匣的砰砰聲，屋舍被燒的崩倒聲，連續不斷的鎗聲，膽都嚇破了。

我們呆呆站着，不知怎樣才可以逃命。忽兩個滿身武裝的兵，很快的走近，四面一望，恰和我們的視線接觸，

急忙提起鎗來對着。我們駭極了，一動也不敢動。他看見我們身上，只穿了一件白布衣裳，滿身的溝水，還在滴着；面上盡是污泥；鞋子也沒有。他看了一下，就即忙走了。幸喜鎗上沒有撥動，否則可真是危險極了。

我們知道這間屋是不能躲的。看看後門已洞開，我拉着競存，急忙走出，隨步走去，沒有一定的方向。這時街上人多擁擠，凡是着了火的店鋪，逃得快點的人們，都死命地逃了出來，盡在街上。趕趕的兵，在人叢中穿上穿下。好在還不大難為這些人。我們走過了幾間書坊，裏面的書籍紙張，一掃而空，都做了發火的引料。劫過的店家的門口，就是一堆書紙，好似七月半燒祖宗包一樣。前面火光炙面，實難走過去；急忙轉頭，向冷靜的街上走。

我們走到一間米店門前，遇到一隊兵，手上還沒有得着什麼，大約是新從營裏出來的。他們身上，圍了四排子彈，分向各家亂竄。那些店家，大約已經被劫了幾次。我們看見來勢不好，急躲入一家門側暗處。二個兵正在拉

着一個人，把鎗放在他胸口，大聲呼喝着：『洋錢！——快點拿出來！』那人面無人色，一句話也說不出。兵手上的機關一動，那人就倒在地上。競存急拉着我走。挨過幾十步，見一家住宅，三四個兵正在奪取一個婦人的金耳環，用力一抽，耳環帶着兩塊肉，落到兵的手裏；血好似流泉樣滴下。那個婦人，尖聲慘叫。接着又剝取伊的衣衫。競存走得很快；我才停一步，他幾乎把我拉倒。

我們折入一個較冷靜的街道，祇看見些賣水菓和瓜子香煙的攤子，還在收拾貨物。他們雖然很驚慌，但似乎捨不得離開他們的惟一生命——貨物。

正在走着，那邊又來了一排兵，押着一個連長，——是從他的帽花和肩牌辨別的。——飛奔走過。那連長連路痛哭流淚的喊叫：『兄弟們呀！你們要保全我的身家性命呀！要保護我的……呀……』一剎那已過了好遠，聽不清楚了。我是早已嚇昏了；心裏想些什麼，自己不知道；怕些什麼，也不知道。或走或停，自己也不覺得；不過憑

着腳的指頭，胡亂走着。偏偏那連長的話，聽進耳裏，我倒很生奇怪：『他們帶兵的人，不是天天說保護老百姓嗎？怎麼他們自己反要他的兵來保護呢？』我這樣默默地想着。

忽然前面怪叫，一個兵正搶着那邊小攤子上的半盒紙煙。那個老頭子，兩隻手死死握住不放。兵把右手的鎗，指着老頭子的胸口。那老頭子還是死死不放；很大聲的說：我祇有幾塊錢的本錢，養活一家四口；您拿了這盒煙去，我就要討飯，活命不成了。您要拿去，給我一元二角錢來！

兵把鎗上的刺刀，刺進老頭子的胸；鮮血箭一般的射出。他死死握着，總是不肯放手；口裏一聲的叫：『您打死我不要緊；我這盒煙您不能拿去；牠是養活我一家人的……』

拍的一聲，老頭子的頭顱開了；倒了下去；彷彿還聽見一句：『你拿了……一塊二角……』

我看了這傷心的情景，着實可怕，也不暇去想那老頭子的呆舉和可憐；急和鏡存向前走，以為可以走到冷僻的地方去，避避他們；誰知還有一批一批的兵，從營裏繼續出來。他們還未得到財物，正是出籠的餓虎。看見我們就動手搜身。我們任他怎樣，一點都不反抗。他們搜不出什麼來，知道我們是窮人，也就大大開恩，沒有下什麼毒手。

鏡存不敢再朝前走，拉着我退回去。這時的鎗聲，還是密密的響着。我一時也看不出他們怎樣有這樣好的手段，一雙手要放鎗，要殺人，要劫拿財物，身上又圍了三四排子彈；真佩服他們的本領。

我們跑回大街上，擠在人叢中。鏡存附着我耳上，輕輕地說：「我們快點到江岸去乘輪船。剛才到的那條江新，我想還沒有開走。」我道：「現在那裏還有輪船！我們想逃走，難道牠不想逃走嗎？」他聽了很失望；但還鼓着勇氣說：「總是無路可逃，去試試看……」

我們剛走近一戶錢店，劈面遇着一個甲兵，捧着五六筒銀幣，由錢鋪裏出來，剛和一個沒有劫到什麼的乙兵相撞。乙兵急伸手去要。說道：「老兄，分一點給我！」

「我拿來的東西，那能給你。你自己去找罷。」甲兵把手捧着的洋錢，向左邊一扭，避開乙兵的手，很瀟灑的說着。

乙急縮回手，說道：「好，你去罷！」

甲捧着洋錢走了。乙反轉身來，拍的一響，甲就倒在地上。乙急忙取了洋錢，塞在身上掛着的那個大袋裏，又跑進一家鐵錢店去了。

我們到了街口，遠遠地望着江岸，只見人多擁擠，哭聲震天；輪船一條也沒有。左邊街上，正是火燒得最劇烈的時候。招商局的探海燈，向這邊洞澈地照着，好似一個怪物，張着血盆大口，要吞沒這條市鎮似的。

這時月亮的光，探海燈的光，火燒房屋的光，炮彈流星般的光，在空中打成一片。不用分光鏡，很難分別牠含

着些什麼色素。

「既沒有輪船，又逃到那裏去呢？」我輕輕地同競存說。

競存附着我的耳朵道：「我想起來了，還是到米司忒斯密士那裏去。他住在租界裏，想是很安全的。」

我聽了非常贊成，即刻隨着競存折入右邊的街上，挨着店門邊走去。這時各營的兵，大約都一概出齊了。沿街的店鋪，有些洞開着大門，有些門倒在地上，裏頭空洞地沒有人影。無論什麼貨物，散亂滿地。那些兵在開始劫掠的時候，什麼東西都要。現在得着好一點的，就把壞的丟掉。街上塞滿了各種的貨物。有些兵劫到了布匹，即把劫來的衣服丟掉，得了綢緞，把布匹丟掉，得到了洋錢，又把銅子丟掉。兩件東西到了手，總要丟掉一樣。最後他們所要的東西，盡是綢緞店的綢緞，錢店的洋錢，鐘錶店的鐘錶，銀行的鈔票，銀樓的手飾。其餘各種貨物店，以及住戶人家，雖被搶劫一空，但那些東西，後來都被拋擲在

街道上，並未劫去。只有一些不像兵的人們，在街上呼嘯地奪取。大發他們的洋財。

鎗跑聲，火燒的爆裂聲。慘呼聲，雖然不斷的送進耳裏，但我似乎也沒有很大的激刺了。昏昏沉沉，自己也莫名其妙；只是狼狽朝前走去。經過什麼地方，也不明白，好似坐火車似的。

河岸居然走近了，只隔着一條大江的小支流；走過浮橋，就是外國租界了。遠望那邊，似乎很慎靜，沒有什麼擾亂；但這邊却集滿了幾千人，擁擠得水洩不通。我以為必定是浮橋既不大寬，後面來的，又異常衆多，要挨次渡過，就不免積壓了幾千人。後面的人，又巴不得飛渡就好，用盡了死力去擠。競存和我困在裏面，呼吸差不多閉塞了。前面怎樣的情形，一些也不知道。四圍包圍得緊緊的，一下也不能動。身上的骨頭，擠得好似受了重傷一樣，酸痛得什麼似的。身子已被四面的人抬起了，兩腳總不能落地。——假使不給他們抬起，恐怕我也要暈倒了。

一霎時，只聽得排山倒海的一聲，前面的人，陡的鬆動，飛一般的朝前奔去。在後面的，也因用力太猛，把我乘空地推動了二丈多遠。我定睛一看，前面的人們，一概壓

在深沉的河裏。幾千個人，把這條河充實地填滿，高出水平線幾尺。我和競存站在後面，沒有擠下水裏；不過在許多人的背上踏着。這真是萬幸了。站在後面的，見了這個情形，就反身狂奔。競存的手，我本是拉得緊緊，沒有放過。他這下將我用力一拉，死命地轉身就跑。我兩腳無力，連爬帶跑，狼狽不堪。前面填滿在河裏的幾千人們，作些什麼聲音，我昏昏沉沉的，一點也不知道。彷彿聽得前面逃轉來的一個說：「……洋人不許過去，把橋斬斷……」

競存拉着我，穿了幾條冷僻的巷子，將近到一個城門口，我陡的想起了我們的朋友李俊。卽和競存說：「我的老友李俊，就住在這城內沒有好遠；如果可以開城，我們或者逃到他那裏？」

競存很失望地答道：「這時候那裏會開城！恐怕城

裏也同遭一樣的厄運。你的朋友倒不知逃到那裏去了，我們又到那裏去找他呢？」

我聊以自解道：「他住在城內近城邊的地方；家裏有菜園，倒很可以躲一下。或者他未被劫也未可知。」

競存也不回答，朝前走着。到城門外的時候，已集着幾百人，要求城樓上的守衛兵開城。我心忖着：「城內或者未被劫，否則他們爲什麼還要要求開城呢？」

衛兵果然允了要求，開了城門。我們蜂擁而入，四處亂竄。我拉着競存，向我那個朋友家裏跑。到了他的門口，我死命捶着大門。裏面竟沒有一個人答應。聲嘶力竭了，還是無效。好在我對於他家裏很熟，急轉入一條巷子，繞到他菜園。這時也管不了許多，由籬笆上爬了進去，用力過猛，把泥築的籬笆推倒了，壓在我身上。競存把我拖了出來，才慢慢走進去敲他後門。起初裏頭死也不答應；末了聽得我喊叫我朋友的名字，裏面才有人出來開門。

李俊一看見我，急拉着我的手，驚喜地說：「呀！希賢！

你怎樣來到這裏？」

我一時答話不出，免強介紹了張競存，以免他疑心。

李俊看見我們滿身上，溝水汗漬，特地找了衣服給

我們換上。我輪在他房裏的竹椅上，說話的氣力也沒有了。

倒是李俊問長問短。他說：「城內的兵，和城外的很少

聯絡，所以沒有響應。起初我們很驚慌，現在却鎮靜了一

些。大約總不大要緊了。」他說着，似乎託天之佑，很欣幸

似的。他泡了兩大碗熱茶，替我們壓驚。

忽然門外震天價響，接着擁進三四個全身武裝的

兵。各人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聽得那些兵說：「剛才

開了城，跑進不少的變兵。我們現在正要捉拿。你們這裏

藏匿了沒有？」

他們一面說着，一面開始搜查牀底下，門角邊，大櫥

裏面，和樓上，無處不搜到。走了之後，停一刻鐘又來了幾

個。李俊臥室裏失去了一個手提小皮篋，同時他的夫人

也來說，伊的手飾箱，也于搜查的時候，宣告失蹤。其餘零

星的東西，也不知失了幾多。

這時大約已在三四點鐘的時候，明月已向西偏。鎗

炮聲，慘呼聲，火花爆裂聲，還隱隱由城外送進來。團團的

明月，也沒有躲進雲裏；光也不慘淡，還是水一般的清澈，

由窗外穿入。滿身都被伊照着。我抬頭望着明月，又底頭

默默地想。但我想些什麼，我不知也不知道。

十一，八，二十，於萍鄉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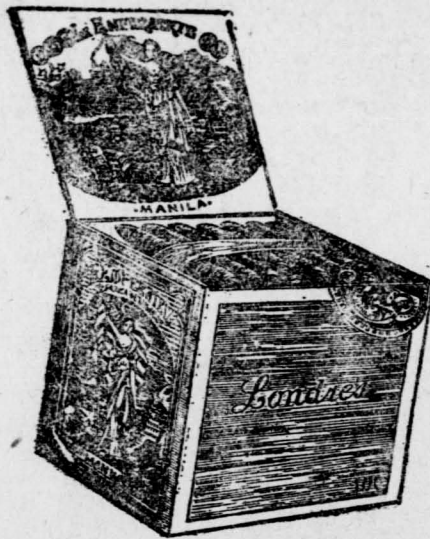
近世奇書 元史演義

六冊 一元四角

通體筆墨酣暢與會淋漓於胡元一代興亡始末
大體亦已瞭然

商務印書館發行

性和味淡氣香
之旗妹牌雪茄烟



每盒價三元五角

上海河南路二十號

永泰機烟行經理

4182(11)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法相照明簡

(分五册一)

是書講論軟片及乾片
之冲曬法及顯影法晒
像法等學者依書試演
必有成效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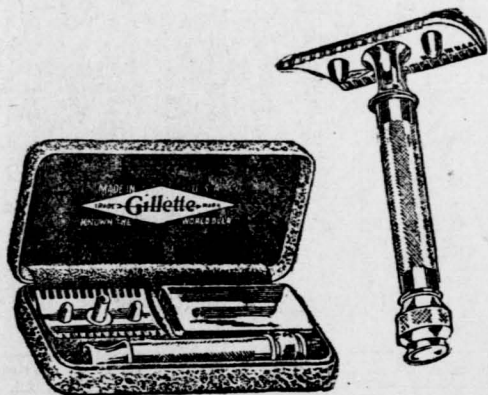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郎尼照相鏡用法

(分五册一)

白郎尼照相鏡價廉物
美用法簡便中西旅客
及初學攝影者購閱此
書即能了解

這是諸君購買剃刀的機會了！



上海商務印書館

獨家經售

吉利平安剃刀

大減價

各種剃刀原訂售價已極低廉茲為酬答顧客
 盛意特更削價發售此購置剃刀之唯一機會
 幸弗坐失

- 高等金色刀 每把僅售 二元二角
- 金色刀 每把僅售 一元三角
- 銀色刀 每把僅售 一元

▼ 購刀一把另贈修容香膏一盒

▼ 火車輪船通行之地每把郵費二角



夜深裏的哭聲

王柔堅

蓮妹是年方十二天真爛漫的女孩，她跟她的父母分別，已經是兩年多了。她每每想到她可愛的蕙妹妹，和要好的真哥哥，就發生一種感想：我同他們是整天同着一塊兒玩的，怎麼我獨自要同蘭姊來北京唸書呢？

她不想還到罷了，一想到總是哭，大哭，哭箇不住。就是從傍晚哭到第二天早晨，也是不稀罕的事。

夜深了，人靜了，大地之上是何等的黑暗！又加以那兇猛的狂風，把宇宙越是吹得淒涼愁慘了。

蓮妹跟蘭姊睡在床上，心裏都像被針刺似的；翻來覆去，被風聲刮得睡不着。

黯淡的夜深裏，細小的啼哭聲，把那淒涼如不可見

的波浪一般，沿着臥室的四周，將宇宙一切愁慘景象，一齊都收到臥室裏去了。

風更刮得厲害了，吹得樹木不住的直噠。蓮妹的天真而細小的啼哭聲，也就隨着加大了。

蓮妹哭着想：要是現在我在家呢，必定是母親和蕙妹同我一塊兒睡覺；有欺負我的人呢，真哥哥還可以替我幫忙抵禦。真哥哥對我是何等的親愛！我為什麼不同他一塊兒玩耍呢？為什麼要同他分別呢？恐怕他在家裏也是一樣的想到我罷！她像這樣的，想了又哭，哭了又想，惹得蘭姊無端的悲戚。

蘭姊是一個大學校裏的學生，腦海裏藏滿了許多

的新思潮，她對於自身的婚姻問題，是極端主持自由的，抱着不參加第三者的意思的主義。所以她對於買賣式的婚姻，贈品式的婚姻……是反對得很厲害的。

有一年正是綠草如茵，花紅如笑的時候。蘭姊的父親趁她在學校裏，就瞞着把她許配給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俟蘭姊暑假回家，她父母才把這莊事體告訴給她知道，蘭姊自得到了這件惡消息，就如像得了瘡病似的，週身常常發抖，整日都在她的臥室裏呆呆的望着壁上悶坐着；珠淚連續不斷的奪眶而出，哭泣不能成聲。蓋其悲憤已不知到了甚麼田地！

三四十天的假期，都已完全過去了，蘭姊又重復跟她親愛的朋友們再見；却是她總面如死灰，憂心如刺，精神舉動已大不如前的清爽活潑了。她的朋友們見她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終日沒有一點兒帶笑的容顏。都問她是甚麼原故，但她雖滿腔鬱抑，憂悶不知訴與誰。她總怕朋友爲她悲惜，欲吐仍茹，只自嘔心泣血，也不爲他人說

及她的傷心事。

在往次呢，蘭姊雖觸景生情，但仍然還是沉悶着，忍耐着，並沒有吐過一句，不過心潮一次一次的越覺沸騰，使她的神經更加麻痺罷了，可是這次受了她蓮妹平空的打擊，就跟先前大不相同了。

「妹妹！我那年沒有在家，父母就把我許給了一個漠不相識的人，妳那時還在家裏，諒來妳也就早是知道的了！」蘭姊說，

蓮妹聽到蘭姊說，過了半晌，才低聲答道「……是……姓張的嗎？我聽到王嬢嬢說，就是她的外姪兒……我們的表兄咧……他……」

蘭姊語聲帶着啜泣聲說：「我相信天地之間，本來就沒有完全能夠融洽的兩個人的心。不過總不能把兩個面都沒有會過的人，不論三七二十一，的拉起攏做夫妻哩。還說父母是真心愛護子女，才跟子女費盡千辛萬苦的去選擇。要是父母真的有一點兒疼愛子女的心，他

們就應當實地的把社會潮流研究一下，將一切的措施，和子女前途的幸福，推測好了，將來才能夠免脫伴狂，自殺，離婚，所有的痛苦。也才能夠跟子女減輕些未來的煩惱，却父母未來的煩惱也可照樣的減輕。頑固的父母，才不知道子女現在所處的是甚麼地位，把他們思想簡單的腦筋，視力遲鈍的目光，來跟變遷如矢快似的時代衝突……唉……也只因為他們受了舊社會的偶像的驅使罷了！

「哼……哼……哼……」蘭姊不住的哭泣。

不一會兒，蘭姊更沉痛的說：「妹妹！我親的妹妹……」

靜軒雜話

做小說不難。只要天賦奇才。讀書萬卷。經歷萬事。然後平心靜氣。一樁一樁寫來。便是好小說。

……我自身應得的自由，也被舊社會束着了。卻我要恢復我的自由，不得不跟侵犯我的自由的舊社會宣戰。那……我是千萬不能承認的，只要世界上一天有我，我就要跟她決鬥一天。雖是犧牲我的生命，也是不能顧忌的了，妹……」

她們倆的血淚，都把她們的被褥濕透了。卻又被她的奮鬥的熱誠烘乾了。

光明漸漸的戰勝黑暗了，數條旭光由窗戶上的破爛處，射入臥室裏，把她們倆催眠入朦朧裏去了。

古香室語考

(續)

章梅魂



馬到成功 鄭廷玉。楚昭公。張國寶。薛仁貴二劇。並有此

明日黃花 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蘇軾詩)

語。(通俗編)

窮兒暴富 兒子到此。鈔得唐書一部。又借前漢一部。若

反老還童 長樂無極老復丁。(通俗編急就章)

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蘇軾與程全父推官啓)

搪塞 俗稱苟且塞責爲搪塞。(通俗編)

金玉滿堂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老子)

水落石出 古絕歌行。兄弟兩三人。流蕩在他縣。故衣誰

無中生有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老子)

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攬取爲予綳。夫婿從門

家常便飯 范文正云。家常便飯好喫。(獨醒雜誌)

來。斜倚西北盼。語卿且勿盼。水清石自見。(通俗編)

聚寶盆 舊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貯少物。經宿輒滿。百

破費錢財 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蘇軾

物皆然。(餘冬序錄)

詩)

對牛彈琴牛不入耳 昔公孫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

廬山真面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

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宏明集)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詩)

作威作福 作威作福。結私交。(荀悅漢紀)

一刻千金 春宵一刻值千金。(蘇軾詩)

(未完)



清世祖神位被竊記

譯美國 ASIA 雜誌

吳景琛

時在一九〇〇年冬某夜，余蒙友人麥客君招宴於

其家。麥君爲阿爾蘭人，爲上海有名之律師，居華久，習與

中國仁恕之哲學思想相接觸，故其爲人頗豁達慷慨，無

阿爾蘭人鄙吝之風。彼既無室家之累，且富而好客，故交

遊至廣。凡有來遠東作遊歷，或旅行中國各通商口岸而

經上海者，莫不盛稱麥君之雅意，對於麥君招待款接之

殷勤周到，猶津津樂道。麥君於交際之外，兼嗜古董，家中

所收藏之古玩，頗富，賞鑒亦精。是夜同席者約十餘人，如

大理院之哈拉爵士稅務司勃爾頓，且有自京來滬之印

度軍官兩員，旅行家兩人，泰姆士報訪員一人，北京英使

館辦事員威爾遜等，皆英人也，其惟一之外國人即柏海

音君是。君瑞士籍，爲德國某軍械廠駐華經理，兼收買各

種古畫古磁物，獲利甚厚。

席間，先則瑣瑣碎碎讚賞食品之佳美，繼乃及于近

月間所發生拳匪之變，如聯軍入京，以及寶物之劫掠等

事爲談話之題目。同席諸君，各有所言，或爲親經目覩者，

或爲在京友人所函告者，講者則頰上添毫，栩栩欲活，聽

者則目瞪口呆，醞醞神往。或謂當拳匪猖獗時，京津居民

大受其擾；及後八國聯軍入京，所至焚燬，而居民乃趁火

打劫，擄肥而噬；於各地之寶藏地窖，大恣搜括，以償前日

之失。時印度軍官亦侃侃而談，謂自軍人方面觀之，此次

聯軍之所掠奪，僅爲匪徒之唾餘耳。此論實未足引爲離

奇。因城未破時，拳匪已將京中所有之首飾樓古玩店，搶

掠一空，捆載而逃，及聯軍入城之後，搶掠之禍，由銀樓而

波及於私家之儲積，乃利用本地人爲嚮導，緣其駕輕就熟，實較諸聯軍之偵察隊爲敏利，然又往往爲彼等先佔便宜。獨有日本軍隊，乃能括微探隱，舍精粕而擷精華，以視本地人略無遜色。雖聯軍於機會地位處處落人之後，然其所獲究屬不貲：如宮內敗井荒園中所發現成窖之元寶，天壇及附近營地所奪得大宗之青銅古器景泰藍，以及傾圮之骨董店牆基庭砌下所掘起之蒼玉水晶象牙珍飾等物，莫不盡爲彼輩碧眼健兒劫去一空，以之賤價拍賣，故每人腰包中無不滿儲金銀鈔票，以及銀行保管收據等物；此外又將各色輭細希奇之刺繡古玩飽裝小箱之中，郵寄回國，以媚其家中之老母嬌妻。至今日吾人尙每見英倫家庭應接室牆上飾有種種希世奇珍，其主人每訕訕然指以誇示座客曰：「此直接從清宮中得來者。」

是晚，威爾遜與慕林斯二君，本其在北京之經驗，追述當時使館區解圍後歐人對於京中居民種種無法無

天之行爲，實與同席諸人以一種極深切不可磨滅之印像。然論理學上之矛盾律有言：愈真則愈假；設所傳聞者儘足徵爲信史之材料，則麥君筵席上諸客所抵掌高談畫聲畫色之一切意外飛福無端橫禍，以之編輯成書詎不極文字上奇偉壯麗之觀！由此亦可以想見當斯大難之日，所有描寫一切競爭撕殺之快意文章外，尙有許多暗中血淚，無形義憤，并其他種種吞聲飲泣之慘狀爲諸掌故豪談之背景者，安得有司蒂文生科拉特氏再起，提其如椽之毫一一而寫照之哉！

雖自軍事方面言之，戰爭中所發生之劫掠焚燬，有時或爲必需的罪惡，但當時座上諸客，對於麥君之公論，應不能不共表同情也。時麥君方引滿其威斯忌，冷然曰：「吾輩歐人，一向每以開化進步自許，乃經此次實地應用之後，而欲再向華人盛稱西方文明之優美與利用，當戛戛乎其難矣！」余以爲同座諸客既聆麥君之言，莫不發生一種感想，謂無論京津一帶之大師兄其盲昧爲奚

若，陋和園中之老佛爺其倨傲爲奚若，實則吾白人此番報復之觀念，與執行之方法，絕無足引以自豪者也。余既備聆諸人之談論，因追憶及當時如狼似虎之俄國部隊，與流血鐵拳之德國軍人，其暴厲恣睢爲何如，又想像際斯極黑暗極恐怖之報復時代，一般手無寸鐵，安分守己，宅心忠厚，酷嗜和平之京津居民，其所歷之痛楚又何如，不覺深以爲彼老佛爺之幻夢，即欲藉師兄之法力盡驅諸洋鬼子與其所有者投諸東海，其愚有可恕而其遇亦大可憫哉！

席散，余同柏海音君驅車返寓。途次，余乃略舉胸中所鬱結不平之氣，向柏君傾吐之。彼於麥君筵上與余位聯席。余且彼於諸人之談話不甚置喙。柏君爲人和藹可親，氣量宏闊，具有世界眼光，且富哲學思想，蓋儼然一學者也。自其外觀言之，似不稱爲在華銷售軍火之商人。雖然，其職業頗爲順利。且與其生意有關之中國武員交情頗密。其操華語甚流利，且對於中國之美術品，尤有研究，

故其他官吏與其軍械無涉者，亦樂與之往來。此次使館解圍後，柏氏逗留京中者匝月。識者皆謂彼於古物之賞鑒既精，且資本雄厚，則其所收買者，當非他人所可望其項背。在理麥君席上諸客敘述此次在京之經歷，其最足以動人觀聽者，當無出於柏氏右者。然柏氏竟默默枯坐，終席不發一語。此時余在車中發表吾對於新近所發生中西末次大衝突中無辜被犧牲者之同情，彼頗覺自然。繼乃答曰：「君論實然。吾輩光明先覺之使徒，除借用大砲機關鎗以宣吾福音外，別無希望。誠哉白禍之爲害實較黃禍爲烈也。實則吾對於一般華人所存之願望，即欲將吾僑外人——無論商家、教士，或機關鎗——盡數驅逐，而回復從前閉關時代，初無責備之言。但彼等之愚誠不可及也。蓋國無中外，從無有能使時計之針反轉者也。」其操辭一如平日之酸切古怪；但其談話頗覺不自然，其思想顯然別有所在也。

余乃對曰：「是或然。荷端王之黨善能利用君所經

售之野戰砲機關鎗，匪不一任其銹蝕於箱中，則吾曹今夕又豈能享盛饌駕輕車風馳電制於大馬路之上耶？」

對曰：「吾友諒我哉！雖然君視我之爲人而以銷售軍火爲業，亦曾以爲怪乎？」余對曰：「唯唯。君既先提及此，吾頗以爲凡人之思想屬於愛怨一類者……」柏氏對曰：

「正如是也。良以合人道思想與軍火行業於一身，在中國始能之，君亦以爲不類乎？且君亦曾聞某小艦隊之木制鎗砲乎？夫以付足額之市價而易滿裝沙石之砲彈，除中國外，世界實難再舉其例也。余頗能了解華人對於戰爭之哲學的態度；故在此次騷亂中，吾藉此種了解所保全之人命，其數之多，雖合諸傳教士之力猶莫與倫比。君亦曾逆料及此乎？」余自承柏君此種獨到之見解，與慈

善之思想，其高超宏闊竟若是，實爲余所夢想不到者也。柏君又續言曰：「是也。在理聯軍應爲我範銅像於前門

城上而華人亦當另立華表於東華門外以旌余功。蓋假如英國使署真爲匪彈所轟擊而成灰燼，則皇城以內尙

安得有噍類以恭迎老佛爺之聖駕回鑾乎？雖然吾其奈此忘德負功之世界何！言竟寂然。余此時亦頗覺無精打睬，惟偶發一二語，聊以破寂；視柏君之色若重有所思者，可見其胸懷中，固別具肺腸者也。

未幾，車及余寓而止。柏君執余手曰：「請約明日晚間至吾家用膳。余擬不欲另邀他客；因近來爲某事頗費焦思，亟願得君之忠告。諒君亦願知此事之顛末也。」余慨然許之，因柏君對於華人各種事物習慣之閱歷極富，大可以廣吾見聞。且其家廚烹調之美，遠近知名；余得此機會，正大可以增長許多食譜茶經之新知識，是一舉而兩得其利也，故受命而不辭。

翌日傍晚，余如約赴柏君家；入室時，以外衣付應門之細意，偶於無意中視其面，忽驚愕萬分，頓覺一身如被電，腦中突然發生一種不快之感觸，似有絕危險之陰謀正在暗中進行者。此細意身著藍色僕役號衣腰帶，作銀白色，冠飾毛更帽。彼何人斯？此僮與我似曾相識。彼又何

人斯噫，京內綠營隊中之旗手非此人耶？天津督署中有少年伶俐之小吏又非此人耶？噫，吾知之矣！此人非彭紹基（譯音）而誰！

然則彭紹基爲何人耶？猶憶距拳禍未發生以前兩年，正當北京戊戌政變之時，彭紹基曾被委任追躡維新黨領袖康有爲至上海。余彼時亦在滬，乃數就之促膝作密談。故此次雖邂逅意外，仍能辨之不誤也。然彼竟強自鎮定，望望然相向，若不相識者。余因此益信密勿中正大有委曲在；而余此時之地位頗似鬥葉子戲中操得勝牌者，大有舉足重輕之勢矣。余乃向之招呼曰：「喂，彭君子何時改業爲細意耶？吾初料子早隨李大人上京去矣！」言時樓上有閣扉聲，且聞柏君步聲蹣跚往來。彭癡立如塑，啞口不作一語，既而兩手顫而抖，眉宇間畢露驚惶之色。時柏君步聲漸來漸近，彭乃附余耳以華語語余曰：「好友，切勿發余之覆。明晨吾將訪君，盡語君以故。余之矯枉不得已也。吾實奉皇上之命來者也。」余對曰：「子

其速發誓，對於柏海意君無加害之意。」則對曰：「我誓之，我決不加害於彼；反之，我之來此，正欲振其出險耳。」余曰：然則明早當速過余家告余以一切。此時余對於爾未有要約，故余可以自由行動。總之，柏海音君實余之良友也，子其慎之！此時余自覺胸中思慮起落疑惑萬狀，姑舍彭入室以會吾友，見其神色頗不自然，顯見其心中正大有所憂慮也。

時彭以冰過之燒酒儲於一銀盤中進。余察其行動舉操頗足恭將事，似生而執侍役生活者。方彭將書房與餐室中之屏門推開時，柏君乃向余道歉着僕之菲薄；謂午後廚役因其母猝罹險症乞假歸。『幸彼於未去前能爲余僱一代理者。此子似頗嫻於其職務者。』

入席時，余嚇然見案上有木主一座，植之於所陳設銀碟玻璃杯之間，木主之上雕五爪文龍，鑄有滿州文雜以漢字，余一望而知其爲清朝開國君順治皇帝之神位也。余此際之驚愕，實不亞於初入室見彭紹基之時。未幾余

神色稍定，乃移視線，由案上之神牌而注意彭之舉動。見其木立柏君椅背之後，神色泰安。余至是乃了然彭矯枉作侍者之原因矣！以余觀之，彭此時故爲安嫻無事之態度，其使余感觸目前情形之嚴重者，實較案上之神牌所暗示者爲迅速。余深知彭此時雖狀若無事，而其實方寸間正在鉤心鬥角極意經營之時也；且其此時對越先帝神位而能強自支厲不露絲毫可疑之色，則其鎮靜之工夫殊可嘆服。蓋崇事祖先，實於華人日常生活佔一重要之地位。彼等信以爲每有大行皇帝卜葬山陵後，其神卽附於木主之上，故其死後供享之禮較其生時猶爲隆重。此種信仰，傳自遠古，而其中於今日中國人之腦中，也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詎料今日此神聖不可侵犯之神位竟至見劫辱爲外夷玩具，是罪大惡極天怒非遙矣！此時余方啜白葡萄酒，一時間心猿意馬，極費周章，幾乎一躍而起，力扼彭之頸盡暴其險謀以警告柏君。既而思曰：此時吾力雖能立除彭氏，然此問題終莫得解決。且彭既發誓

無加害柏君之意矣。余乃決定暫守中立以觀其究竟。

時余細玩此神牌彼此各無言者久之。柏君乃曰：

「余所欲就商於君者正此物也。吾料子早知其爲何物，然吾正苦未知將何以處之耳。」余對曰：「唯唯，我則爲此種物，實不宜爲室內裝飾品也。君知吾并非迷信者流，對於宗教初無關心；但苟子以吾言爲當者，則將此神位，呈送道台，託其迎歸太廟，復其故有之尊崇，當可省却許多煩擾，而邀應得之勳績焉。君意以爲如何？」柏氏曰：此實道台所求於我而不得者也。彼於今午親至家訪余，忽指彭向余弄一眼色曰：『容後再談。』

終席余等泛談天下事，惟對於案上之神牌，乃無一語提及。實則此木主之神通廣大威力非常，故余等之談話始終未能暢意自如，其情況有如極幽靜禮拜寺中之口噓，偶一發聲，則四座咸感不快；其一種顧忌斂抑局促不安之實情，爲余前此之所未經。既而柏君命彭設咖啡於書室中，余喜極如釋重負，乃亟起別此神聖木主，入書

室中與柏君暢談一切。

柏君對於此事之解釋，仍未能去余胸中不快之感。夫以彼對於華人之風習既有若斯之見解，且此神牌之蹤跡，彼當事之官吏亦已偵訪確實，而柏氏猶悽悽然賣盡氣力冀能保守其秘密，是余所不能不深引爲怪者也。柏氏自謂此神位，竝其他太廟中供帳諸品，係彼在京之日向一回子購得者。無意中卽於購得後，運抵上海。約兩星期後，柏君適於法使署中夜宴，偶聞座客述當聯軍大舉入京之日，有二德兵密作計較，尋途入太廟中，將清室列祖神牌九座取其四，并其他后妃神位數面。既出卽將所竊取神牌及其他廟中陳設之物，全數售於一無賴回子，彼蓋於此時專爲盜買盜賣之居間人者也。該回子又將諸物分別轉售於使館區之收藏家五六人。計此四座神牌，其一入於美使署，又其一則入於法使署，另有二座則皆爲馬隊鎗手麥達葛得所購去。雖在彼時法律蕩然，搶劫掠奪之事白晝公行，然自太廟中神位失竊之消息

傳出後，使館界中之外交家傳教士無不引爲憂慮，知此事關係非細未可等閒視之也。於是立即著手謀所以追還之方法。幸諸收買者尙未出京；且凡神牌所藏之處，華人見者，無不震駭莫名，雖收買者諱莫如深，奈風聲一露，流言漸廣，終莫得而祕之。故數日之間，亦皆先後緝獲。惟有柏君所購者，業於事未發覺以前運滬，故終不能尋獲。然該回子因受各方面之恐嚇，不得已盡供諸買主之面相主名；故柏海音盜買清太廟中順治皇帝神位事亦已成爲一種公開之秘密矣。柏君離京之前夕，該回子切懇其退還神牌，然柏君終不答應。良以柏君賞鑒之精，遠出他人之上，自知其所收買者實無價瓌寶，爲世界各博物院所得未曾有者，故其心益覺躊躇滿志，又豈甘輕易放棄之哉。

柏君由津附輪船赴滬之日，禮部之委彼機敏能幹之彭紹基潛行出京，躡其後，著以無論以何種代價，必定將此神牌索回然後可。實則彼等兩人未抵申以前，此神

牌與其他贓物已先到多時矣。彭抵上海，先不欲立用激烈手段，乃往見上海道台，告之以故，并乞其鼎力。道台乃

勸彭應審慎將事，自謂以官廳正式之磋商，或能得柏氏

之允許。詎料其所持理由，竟未足以折服柏氏之心。倘該

道台善能婉轉其說，謂此種神位實中國倫理上之神聖

紀念品，或能激起柏氏伉爽之氣，而得其首肯。不料該道

台不知通變，傲然以清朝代表自命，對於外人擅入聖廟

盜竊神牌之事大恣評擊；且謂以柏君之明，應盡將所盜

買各物儘數繳出，以自絕於此種不名譽之行爲。并謂倘

柏君欲索賠償者則彼願以千兩贖之。而柏君岸然不爲

所動。且諷之曰，北京既無政府，宮廷播遷，當無暇顧及此

事；且謂彼當再加詳細考慮，道台何必若是之亟亟耶。及

後判談愈久，禮意愈疏，彼此間益不能融洽。初道台自信

以官勢臨之，當可就緒，不料柏氏絕不通融，自覺丟臉；繼

又以爲用危辭動之，或能就範，此實道台之大誤特誤者

也。蓋柏氏一聆道台恐嚇之言，即起立辭客。適於同日晚

上，廚役來告母病，乞假侍病，而矯枉之彭紹基，乃被薦入柏海音家，執行其二重差使矣。

柏君敘述既竟，余乃與之討論一切，至午夜未休。余

告之曰，今日實千載難逢之機會，彼道台老爺正可大恣

我要挾，君何爲任其失之交臂耶！然主人執意獨行，其是

余言終不得入也。

臨去時，見余友極小心巡視各處門戶，且加鎖下鍵，

實彈於手鎗，并將案上所陳設之神位殿扁於臥室內一

小保險箱中。此際余對於彭之陰謀頗覺未能忍俊，幾乎

脫口而出；卒自強力制止，想彼信誓旦旦，柏君當無意外

之虞也。雖然如是，然方寸中亦免不了有幾分狐疑也。至

是余乃別余友而歸。滿擬明日過彼時將聞其保險箱被

劫，神位見搶，而其細意之母則又勿藥養然矣！

翌晨，余方著衣，中心頗疑彭紹基果將以何時如約

來訪耶？乃侍者來報，謂彼已在樓下，緣時間匆促，未便久

延，請余速下樓談話。余乃整衣而下，會之於樓下客室中，

彼一見面，絕不作客套語，猝然告余曰：『我來踐吾約也。雖然，我實無所可以奉告。吾差使業已辦妥矣。』余曰：『爾以爲……』對曰：『大清聖朝世祖皇帝神位行將迎歸太廟。我此時正辦理北行一切事宜，并路上供帳也。昨夜之事，得君嚴守緘默，所惠實多。謹此鳴謝，并以告別。』余問曰：『然則柏海音君若何？』則對曰：『彼之應謝君也。正同。苟我未曾與君有成言在先，則昨夜之事，於柏君當有大不利焉。彼性過於固執，非達時務之人也。』余又問曰：『然則柏海音君無恙耶？』彭稍作遲疑之色，乃對曰：『然，柏君固無恙也。但苟柏君尙明達者，定能從余之忠告，此後必不可再露面於北京，因北方氣候於彼之衛生有礙也。繼彭又謝不能久延，乃揚長而去。』

此時余胸中之感想：一方面既慶此事竟能不至演成流血慘劇，一方面又深奇彭果恃何方法以達其目的耶？一時好奇心起，乃起赴柏君寓所。一僕啓門納余，言其主人尙未起，且曾於天拂曉時走伴速醫者至，余自揣曰：

若然，則柏君果無恙耶？猶憶彭方以柏君無恙告時，余腦中之感觸固亦以彭非誑也。余此時急欲知此事之究竟，乃遣僕請主人許余入探視之。旋得報許可，乃入。見柏君正就床上進早膳，斜倚茵枕之間，面色灰敗，神宇蕭索。余見房以內，無撕毆搗毀之跡，心稍爲釋然。柏氏見余入，乃曰：『請閉門；君來正好，我此時亟願與君有所商榷。老友乎！昨晚吾所語君者，苟我一日在世，君應一日爲余嚴守秘密也。君其許我乎？』余見其貌極懇切，乃絕不遲疑許之。柏君又曰：『謝謝，吾知君實可託以肺腑者也。但我前實自愚，今乃自食其報。余極不願意自天津以至廣東之俱樂部中人，以吾事爲笑柄也。』余對曰：『老友！可勿介意及此。但一昨所經若何？』於是柏君又稍作沈吟之色。若未知將何以答吾問者。俄頃乃對曰：『君昨晚所對我忠告者極是，余恨不早聽子之言，乃有今日！余初非易爲恫嚇之辭所懾者，自以爲彼等苟未得我之許諾，則神牌終不可得。雖然，我實誤矣！彼等已將神牌去矣！』

余急問曰：「詎彼等破保險箱而劫之乎？君又何爲遣僕趨醫者至耶？豈有因鬥而傷者乎？」此時柏君之神采頗現局促不安之色，曰：「君其稍安勿躁，待我細述顛末。君亦記吾家廚子突然請假去乎？」余點首示知之。柏君續曰：「彼新來代理者必受道台之賂，遣至吾家，以竟彼未竟之事也。」余辯曰：「否否，彼實從北京而來者，余識之久，故一見則能辨之無誤。」柏君曰：「君既知之，又不預先警余？」余乃對曰：「是有說焉。我視地然後行，初未敢輕舉債事。君其許之乎？」於是乃將余與彭經過之情形告之，并坦然示之曰：「吾既得彭發誓對於君之生命無害，則希望彭此舉能得成功。緣君既執意不允將神位交出，則彭勢必挺而走危，此固事所必至者也。且君其思之，使我昨晚當場宣布彭之祕密，則吾兩人均有大不利在焉。因彭實有備而來，而吾等則手無寸鐵，其結果不言可喻矣！」柏君頗首肯余論，乃曰：「君言誠然，彼僉實有備而來也。君姑待我竟吾說，然後可以了然，我所以

約君嚴守祕密之故也。（以下柏海音自述）

「昨夜君既去，我乃嚴扃隔戶，并置手鎗於枕下。吾一就枕，竟立即大夢沈沈百事不知，意者此僉必先下迷藥於吾威士忌杯中。余睡約一小時後，猛覺似有以手力推吾肩，速余醒者。於醉眼惺忪之間，見彭立床邊，首冠飾毛更帽，就其裝束言之，若將遠行者。余悽悽然以爲是必來報火警，繼見其神色嚴厲，乃頓悟，知其星夜闖入余臥室，是必與保險箱中之神牌有關。余乃厲聲斥之曰：「子爲誰？星夜擾我清夢何爲耶？」彼人對曰：「我爲大清皇朝之忠臣。來此欲向爾索還爾日前從彼回教匪人所買得之神牌耳。倘爾置之樓下，吾必不來此擾爾；但爾既密藏之，則我不能不責爾從速繳出。果爾尙能明達事理，則我奉命將以原價償爾，決不敢加害。雖然爾其速自決，我固無暇多延也。」余見其來勢頗凶，亦密自提防。夫以恐嚇手段而劫余室中之物，是豈吾之所能忍。故當彼大言炎炎時，余暗伸手入枕下，覓手鎗。彼見狀乃出手鎗漫向

余額，夷然曰：「可勿尋，子之武器固在此也。但余奉命非至最危急之時候不欲要爾之命，吾已言之矣。今者時間極促，吾固知子之終必俯從余請也。請快將神位繳來，并示索價幾何，吾將行矣！」

「其操辭頗客氣，但其態度則又倨傲不堪。余彼時氣憤甚，罵之曰：「那塊老朽木牌，子終不能得之。子意我將助子覓得之耶，此實大誤。忤奴，其速出自尋之！」余言時頗注意吾敵之舉動。擬斗然一躍而起，奪回其手中之武器。時彼方以左手探囊中時計表，余乃乘機自床上突然躍起撲之。然彼竟輕捷如貓一溜已越圓桌而過矣。遂以華語發聲，聲尖銳而迅。立見房門開處突有兩本地人進，驅幹偉岸，視其貌知爲天津人。二人既入，輕掩房門，各默然分立余之左右。彭又曰：「今子亦當見機而允吾請矣。數分鐘以前我實可以立即用彈洞子之胸，但此實非吾之本心也；我之目的，在索回神牌爾。今時間既促，我實無暇亦不願徧搜爾室，請曲從余請，從速繳出，我實不願過

於與子爲難也。倘子再不聽吾勸者，則我尙有其他頗不快意之辦法在也。目前之事，固無所用其討論辯白也。」

其言頗彬彬有禮而又咄咄迫人。余見當時之情形頗爲懷然；但彼滑面小拳之東方人乃敢向余橫施恫嚇，余實有所不甘。且余以爲彼等僅虛張聲勢，黔技止此，當無如我何也。既又厲聲斥之速退，然後弛然倒臥床上。時彭以手作勢揮一僕出，又行近余臥處請曰：「寶物究何在耶？」余對曰：「吾友，爾其自往尋覓之，我初非通盜越貨者。」

彭曰：「甚善。君其記之，今日之事，君實咎由自取，我無尤也。」言時那厮又入，手攜一物狀如小箱，置案上。彭略一點頭示意，二豎立出巨綆，緊捆余全身。余憤極，然手足不能動，亦惟一任彼等之處置也。時彭就案上諸物察示一周，又傍余操華語曰：「白老爺，請稍爲通融，勿迫我使君丟臉也。乞卽示我神位究竟何處？」余切齒怒目不發一語。彭見狀喟然作長嘆，又轉身向二僕命曰：「鈴第一個印，」一僕乃取案上形如小箱之物至——余見其狀如香

爐有柄頗精巧，中熱紅炭。又一僕力轉吾身覆床上，埋首茵褥間。剎那間余猛覺左邊肩胛上之肉極燙如焚，痛徹心胸，雖有百足虫千萬尾一時齊螯猶未足以狀其疼楚。余一時幾欲縱聲大呼。未幾彼等又轉吾身正臥。余一啟目，見彭正注視余面，手持一物示余，作長方形爲一牙柄。

銅璽上雕象形文二，熱氣猶蒸騰，語余曰：「此璽爲禮部所特製用以鈐諸齎聖器之人；今子已得此鈐記將終身不可脫矣。若著衣身上則此痕跡無所見。故在外國，此鈐痕於君殊無所危險或不便之處也；若在北京則君當有危險。今也敢進一忠告：倘此次之鈐印尙未足以折君之心，則有第二印將施於君之右腕，且尙有第三者則施於君額上矣。余至是乃知此奴言出必行；既不願終身顯然爲駭人，自不得不屈從其請矣。於是彭乃自余手接匙啓保險箱，先行三跪九叩之禮，然後惟誠敬捧出神牌，裹以精繡黃緞，率其二跟班，輕步欲出。及門時，彭又轉身內向以冷諷之色與余作別曰：「我意君或將不再圖得此神牌，或由京師外交方面以申報復。以後彼此間能將此事遺棄不提，實爲最妙之方策。但恐君於此最近半小

時之中尙欲利用機會以中梗吾事，故我不得已將君家之電話線切斷，今更擅將此門反鍵矣！」言畢，悠然自去。余獨留房中，百無聊賴，腦中所感者，覺在中國死人可驚之權力，與肩胛上陣陣之劇痛耳。今晨醫者來，已敷藥於傷處；想此數日當未能披衣也。」

柏君敘述昨夜一切經過情形既竟，余乃問曰：「君不虞醫者將聲揚於外乎？」柏君對曰：「是或不能，彼爲人頗明達可靠。且也，余亦已託其宣佈於外，謂某近得怪症，行將回歐就專門家療治也。余亦已飽嘗在華之經驗而且過之矣！」

未幾，柏君乃附輪船回歐，傲居法京巴黎以精於東方之美術品著名；至去年病卒。余在上海，每遇與柏君有舊者，對於彼決然解去舊業，寄寓法國之理由妄加揣測。或謂柏君前擅游泳術，今欲強其作海水浴，終不可，此又何耶？余寓北京時常聞人泛談一九〇〇年拳匪故事，對於太廟中神牌失而復得事造種種無稽之談。惟有世祖神位蒙塵海上之真相，竟無有談及之者。倘或有之，是必此開國聖君之英靈既回復其太廟之尊崇，偶於黃昏人靜之候，與其同經厄運驚魂初定之子孫提及之耳。（完）



勳章……銅像……

汪泚江

(一)

顯巍巍一座高大的洋房。四周圍着一條灰白色的矮牆。朱漆的大門上。鑲着一塊銅牌。刻着「李公館」三個盃大的字。電鈴信箱。一齊俱全。這些用物。正所以表示屋主人的地位和境况。

這時候約莫早晨七句鐘。路上的車夫。鵠立街頭。等候着主顧的光臨。李公館雙扉緊掩。鷄犬無聲。想屋內的主人。猶在溫柔鄉裏。度他密甜的好夢呢。街上的行人。車馬的奔馳。漸漸地雜踏起來。李公館的大門。也居然盡量開放。眼見得許多男女雜役。忙忙碌碌的打掃。一會兒大門的

左右。來了兩個武裝的警察。肩荷了鎗。呆瞪瞪地站着。簡直是司令部下了戒嚴令似的。未到一個鐘頭。李公館頓裝起來燈紅綵綠。霎時間就有鼓樂幽揚。大打特打起來了。

黑油油的汽車和馬車。擠滿了李公館的大門之外。車中的人物。大半皆燕鬚禮服。表儀非凡。路上的行人見了。免不得停住脚步。向大門內張望張望。四圍的隣居。聽着李公館裏的音樂。便擁擠而來。只好站在大門外觀觀光。一會兒門口的人愈擠愈多了。免不得觸了站門警察的怒。站門的警察。便掙開銅鈴的眼珠。翻出兇惡的面皮。向衆

人喝着道。「喂！滾開！讓人走路！」衆人見了警察發怒，心裏一嚇，便倒退了幾步。這時候人叢中間便有二個布服粗頭的婦人，唧唧噥噥的談起來了。

「李老爺真好福氣啊！」我昨天聽着李公館裏的張媽說。今天李老爺得什麼勳章啊！」

「什麼叫做勳章？」

「這真是富人的樂處。豈容我們小百姓知道的麼！」

「你不知道前三四年的李老爺麼？」

「不知道！」

「三年前的李老爺。原來是錦升布店裏的夥友。因爲伊妹夫在北京作了大官。就早一個電報。晚一封快信。把李老爺催促到北京。就委他做某處的道尹。李老爺真喜出望外。即刻走馬上任。在那處當了三年的差。竟弄到三十多萬家財。現在李老爺官也不做了。討了兩個姨太太。到家中喫享福飯去了。聽說北京大總統方面。因爲李老爺作了三年的道尹。說他什麼「兩袖清風」「愛民如子」。所

以特地遣人送什麼勳章來給他。今天我來此地。打算去李公館看看勳章。到底是什麼東西。以便開開眼界。那曉得出人望外。原來這二個兇惡的警官。仗着主人的威勢。竟不容我們在門口觀望。真是白費了一頓希望。唉！」

這時候二個婦人的露天談話會。行將閉幕了。李公館的音樂也歇了。原來正交午餐的當兒。霎時間就一片猜拳的聲音。深深地碎擊行人的耳鼓了。

搏戰聲去了。牌聲來了。聯三續四的。直鬧到夜半十二時後始告結束了。

第二日聽人說。昨天李公館花費了六千多元罷。

(二)

樂德常是一個前清的遺老。腦中充滿了專制的餘毒。生平有一種脾氣。就是愛錢若命。近年來總算他官運亨通。居然巴結到一個督辦的頭銜。樂德常亦已心滿意足了。至於他家鄉的人民。聽說樂德常做了督辦。以爲他們鄉中出了偉人。常常對異方人說樂督辦如何如何。好似樂

德常三個字，足以代表他們鄉里的山靈水秀似的。鄉里中的熱心社會事業的。因樂德常在北京轟轟烈烈了。他們心中也暗暗地喜悅。以為創辦社會事業的經費。大有希望了。於是特地組織一個公民團體。聯名拍電給樂德常。說要創辦「義務學校」「平民閱報社」呢。要求樂德常。捐助大注的款項。以便造福社會罷。

樂德常做了幾年的督辦。居然掙到百多萬的家當。仍舊是一毛不拔。他接到公民團體的快郵急電。就板着面孔。咕咕噥噥罵道。「什麼義務學校！平民閱報社！簡直是騙我的銅錢！敲我的竹槓罷！真是可惡極了！」從此樂德常雖然接得十多封電報。總是「置之不理」公民團體看看拍的電報。有去無回了。不免大失所望。不得已請求鄉中紳商宿老。轉託樂德常的親戚。特地赴北京關說。把義務學校平民閱報社的益處。解釋解釋。到後來總算弄到二千元。的捐助費了。勉勉強強進行着罷。

逐臭的親朋。附腥的戚友。滿佈了樂氏的門。簡直是山陰

道上。應接不暇。內中陳藻新張伯雲二人。乃是樂德常的最信任最心腹的門下客。他們倆對於樂德常。真是無微不至。就是他們倆的親身父母。亦不過如此。說起來總算難得呢。

一間精緻的房間。裏面陳列的東西。大半是洋式的。在左邊的窗下。一張沙發椅上。坐着一個八字鬚鬚的中年男人。口中銜了一根半斷的雪茄。微微地呼了幾口。就向對面一個禿頂的男人說道。

「藻新兄！這次樂督辦捐助鄉里二千元的教育費。總算慈善極了。」

「我也如此想着。」藻新答道。

伯雲又說。「我們倆跟隨樂督辦已經四年多了。一點兒孝敬也沒有盡過。真是慚愧極了。想樂督辦這次的善舉。我們橫豎趁這個機會代樂督辦鑄了一座銅像。一可以紀念他的急公好義。二可以盡盡我們倆的孝敬罷。」

藻新拍着手連連說道。「好極了。你的提議。正合我的意

思請從速進行罷。」

「容明日招一個銅匠來估估價。」伯雲說着。

我看看地點就在樂督辦的後花園罷。「因為那處是最雅

緻清靜的。」藻新說着。

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四周圍着翠碧色的瀟湘竹。微微的風。輕輕地吹來。打動這些翠竹。覺得分外的嫵媚。好似向着風舞了幾舞。草地的中央。顛巍巍地豎起一座六尺高

的銅像。四周圍以小欄杆。銅的顏色。未經風雨的剝蝕。仍

是嶄新的。受着陽光的反照。愈顯得金光萬道。光耀奪人

眼目。但看下面赤裸裸地寫着幾行文字。

樂公德常之銅像

晚 陳藻新
謹鑄

張伯雲

不覺嘆了一口氣道。「銅像亦可以當應酬的禮品麼。」



萬能術

卓 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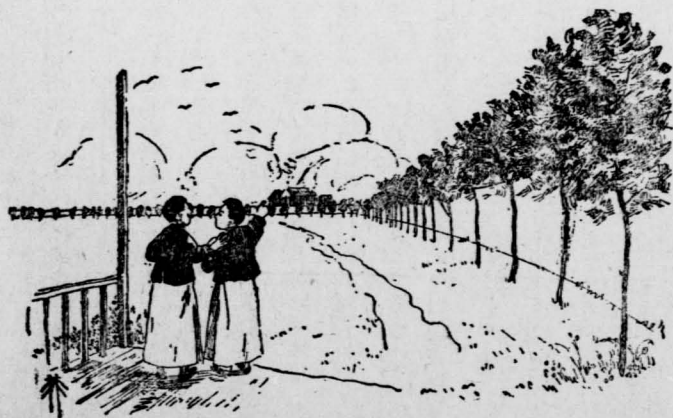
二九 紙灰復燃

小小的天井，忽然變成十畝。舊而低的牆壁，早變成二三丈高。無奈變得太過分了。真像是說謊話咧。說話似的事實，實際成就了。所以是奇蹟啊。這位李幾辛先生心中雖早已這麼期待着。也不能不驚啊。并且這一驚，不是平常的驚。驚得心中帶着恐怖。渾身顫抖。顏色都變着。這也是當然之事。誰見了能够不如此驚駭

2 + 2 = 5
? ? ? ?
豈有此理

麼。其實李幾辛的心中，並非沒有先叫他增加到十畝。倘能完全成就。再叫他增至百畝千畝萬畝的大慾念。不過此刻過度驚駭。暫時把這些念頭忘掉。單單將擴大的庭心與陳通光的面孔看着。一時呆得呼吸也幾乎停止了。一回兒頭腦清醒些。便道。陳通光君。你的力量真偉大啊。這麼大的力量。倘使濫用起來。就可以傷害世間。非受一位什麼大人物的指導不可啊。陳通光點頭道。不錯。我也以為如此。所以特地來與先生商量的。李幾辛即道。那麼在未得到相當的指導者之前。還是由我來……指導者罷。且慢……說時。他正立在簷下。要想望望鄰家的屋頂。說道。我家這院子放大了許多。那鄰家的院子不會減去這麼大的面積的麼。說罷。他走到庭中再招招陳通光二人。一同出門看看鄰家情形。再從後門

繞回來。因為這奇蹟的命令。含着這麼一句。說不可侵犯人家。所以兩旁的鄰家院子中。一點沒有變化。其時李幾辛更鄭重些。叩了鄰家的門。向那家的人說。你們方纔覺得有地震那麼的動靜麼。他們的回答。竟什麼也不曉得。這麼看來。更不可思議了啊。這地球上。在亞洲東部大中華民國的北京前門外某胡同某號門牌內。庭中膨脹出九畝多面積來了。渾圓的地球。又不能凸出這麼一塊來的。真大驚人了啊。事情雖很驚人。李幾辛到心裏漸漸鎮定時。他那起初的一個慾念。由紙灰復燃起來。向陳通光道。那麼請你把這院子再慢慢的放大起來罷。陳通光即問。要到多少大小。李幾辛說。一百畝的院子。未免太大麼。陳通光倒也淡然。答道隨便百畝千畝萬畝。都不要緊。那麼一百畝行了麼。你要慢慢的來麼。他施行起來。這一次是慢慢的放大了。這擴大的神氣。眼睛有些看得出了。所以這奇蹟更覺不可思議。實在是一樣的。約摸有二十分鐘光景。院子已達一百畝。放大的舉動停止咧。李幾辛先



約摸有二十分鐘光景院子已達一百畝

生却不是像任勉守那種露骨的大慾望家。然而很巧妙。只有二十分鐘。得到了九十九畝地了。先生又正色說。陳通光君。並非我貪心不足。一則是指導你的奇蹟。二則利用奇蹟來救助世人。請你把這院子再施一次奇蹟罷。這位李幾辛得步進步。更要要求什麼事情了。

三〇 活潑青年

院子只管放大。李幾辛先生的希望也跟着他擴大。他出來道。最好這庭心中能够噴出一種滾滾不絕的泉水來。凡是有什麼病痛的人。一喝此水。要立刻可以奏奇効。頓時萬病回春。如何。陳通光君。這不是救人麼。不聞肺病癩病。人間一切疾病。都能消除。還不是世上的大功德麼。陳通光一想不錯。這層主張。確很有意思。答道。這真是救人。陳通光曉得他志在救人。不曉得救人還是小事。沒留心到李幾辛自身財政上可以得到大大的救助。自己的院子中噴出萬病即除的靈泉來。而且滾滾不盡。這變化又是永久不消滅的。不是天下之富可以聚到他一家來。

麼。先生的念頭。想得很深啊。他說。這決不是我的慾念。實在是世上的大功德。他這麼說着。可見他自己也不無虛心之處。陳通光很真摯的說道。是的。確是功德。我也想着我的力可以搭救天下病人。實在歡喜啊。先生。我竟想不到這驅除萬民疾病的方法啊。可見先生平日訓斥我的話很不錯。我的頭腦真太遲鈍了。李幾辛對於這句話。並不直接回答。又道。這泉水必須要老人飲了。就有返老還童的功能。李幾辛又加了這麼一句。人的年紀一近六十。往往會生返老還童的希望。李幾辛也是其中的一人。很担心着自己年紀的衰老。從這一層看來。他對着世間的功德。其實還是自己個人的慾望。這也不用疑了。但是陳通光聽得一句句很爲感服。立刻就高興起來。口中把此事念着。一念之後。自然就成爲事實。其間絲毫沒有時間的距離。所以更足以驚人。院子的中心。滾滾噴出水來。就成一個大池。這水還不停的流出。快要流到門外去了。李幾辛先生一見。宛如他的金錢要逃去一般。很可惜的兩

手作勢。像是想攔阻。口中不知不覺說道。陳通光君。你再念一下說。此水一出我的門。便成平常之水。陳通光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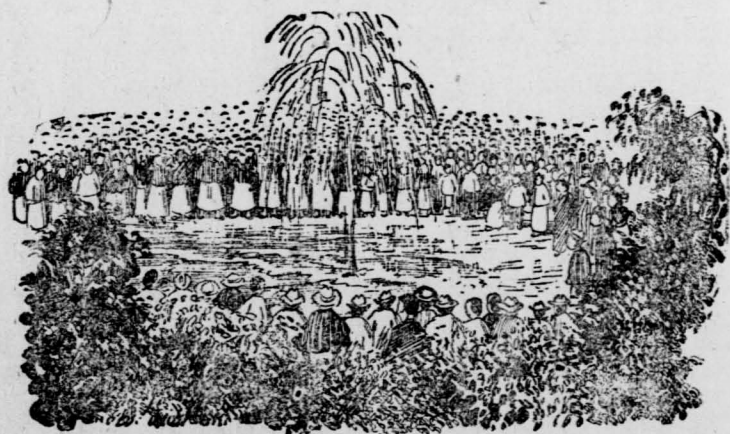
李幾辛見水要流到門外去。可憐的兩手圖住。

雖很愚鈍。聽了這一句話。對着先生那救世之志。不免生了些疑惑。說道。那不行。應當隨便流到何處。功效俱是一樣。方始可以多救人啊。李幾辛到底沒有什麼話可以反對他。這一層。只好隨便他了。又說。不知有沒有毒。待我來先試一口罷。他急忙走到泉水旁邊。掬起來喝着。靈驗頓時就見。李幾辛立刻覺得心裏像年輕人一般了。於是喝了又喝。居然變成二十歲光景青年那麼的活潑了。他就跳到室中。叫道。快活快活。伸手去把壁上掛着那一副兒子的壘球器具取下來。說道。陳通光君。再會罷。我要去運動一下咧。李幾辛連慾念也像忘掉了。陳通光忙說。先生。我還有種種的話。要和先生商量咧。其時李幾辛真是一個青年了。說。我不願意商量這種頭也要痛的繁雜事情啊。說罷。跳也似的趕出門去了。

三一 子傳給父

陳通光若是用足精神去喚住他。那是這李幾辛也與任勉守一般。會成一個不能動的身體也說不定。陳通光覺

得到底是自己的東家。不便十分使他難受。所以並不用力呼喊。李幾辛也就此出門去了。又打算叫他回來時。只因自己也驚異自己的奇蹟。果然可以救助人了。不論什麼疾病。一飲此水。萬病消除。這從古以來沒有聽得過啊。如果別處要有這泉水。我不妨多做幾處。又容易得很。我真是救世主了。陳通光自己也很滿足。暫時的恍恍惚惚。想了半晌。以爲不如等先生回來後再來罷。於是出門去咧。這樣大的奇蹟。世間自然不會不曉得。昨夜陳通光所行的奇蹟。世間雖沒有人聽見。今天的這一個奇蹟。就大不相同。在那前門外極熱鬧的地方。地球的一部分。突然膨脹了九十九畝半出來。成了一個廣大院子。中央噴出滾滾的靈泉來。喝了可以返老還童。消除萬病。自然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這消息一來就鬧得全城都知道了。這一天有一張午報上。又替他大大的宣傳了一下。各報館的記者訪事。也爭先的過去觀察了。在日暮時分。陳通光再到李公館來訪問時。一看。附近一帶。人山人海。擠得車馬



附近一帶人山人海都去看喝靈泉

斷絕交通。都是想來看靈泉喝靈泉。也不獨病人。康健的人。約占一大半。警廳方面。派了騎馬的巡警過來彈壓。也難以處置這羣衆。連陳通光自身也捲入一步不能動的羣衆之中去了。他這麼弄得很苦。雖是頭腦遲鈍的人。也有幾分活靈起來了。心中暗暗念道。擁擠在這裏的羣衆中。除了老人病人和施行着必要職務之人外。一齊回去。各做各的事啊。陳通光的功效。立時就見。羣衆居然稀少起來。陳通光也可以走到李幾辛家中咧。到裏頭一看。有一對與主人差不多的夫婦二人。年約四十左右。竟如家主模樣的端坐在室中。最要緊的李幾辛先生。竟瞧不見。陳通光不免很怪訝。向那男女二人道。請問二位。是此地的什麼人。不料那男子聽了。笑道。陳通光。你不認得我們的面孔麼。我們是幾辛的父母啊。陳通光一看。不錯。臉上却有些這面影留着。陳通光呆得一語不發。此人說明道。幸虧這靈泉之水。我夫婦二人竟成了青年了。八十餘歲的老夫婦。此刻身體精神。正是很旺盛啊。一向年紀老了。

已由兒子當家。此刻年紀一輕。自然又要我們來當家。兒子不管事了。陳通光更爲驚奇。父親讓給兒子當家。乃是天地自然之大則。怎麼會倒過來。兒子讓給父親呢。然而事實確是如此啊。實在很意外。

三二 夫人之子

陳通光再到裏面庭中看時。那靈泉的池水周圍。有許多小兒。蠢蠢的動着。這些都是靈泉喝得太多。年紀只管輕下去。變成小兒了。陳通光那裏會明白。便走到旁邊去觀看。其時小兒裏頭。有一個小兒叫道。陳通光。陳通光。你快來救我。這小兒一喊。此外的小兒們。也亂動起來了。陳通光一想。我那裏認得這種小兒呢。不知是那一家的孩子。湊到他臉上去看時。小兒又道。不認得我麼。你看仔細啊。我就是任勉守。陳通光看時。果然面孔有些像的。訝道。先生。怎麼會弄成這種樣子的啊。任勉守說。只因我方纔有事。來訪李幾辛君。恰巧他不在家中。等了一下。纔曉得這靈泉的事。我暢飲一回。身體便漸漸縮小。變成這種樣子。

兒童了。起初完全成了兒童的心地。有趣不堪。但是現在已經厭了。只管想起了已往之事。總覺得我竟不能做着小兒來度日。能使我恢復原狀的。除你以外。沒有第二人了。所以只是在這裏守候着你啊。任勉守說完。旁邊許多小兒也應聲哀求道。我們也要請你回復本來的年齡啊。陳通光一看那些小兒。纔曉得全是喝了半天靈泉變成小兒的人。他對任勉守仔細看看。說道。你不必仍舊回復大人的樣子。還是這麼小兒的狀態。去學習學習做人的來得好啊。任勉守哭道。你別這麼說。快些救我罷。你不是很敬重我內人的麼。那麼就是你恨着我。也應當看我內人面上。來救我一下啊。我若不回復大人的狀態。我內人不是很可憐麼。陳通光說。我看你還是不去做夫人的丈夫。做了夫人的兒子。來得好啊。任勉守聽了。當真小兒似的大哭道。陳通光。你還要這麼嘲笑我麼。我那裏可以做伊的兒子。老實對你說罷。我家中一些貯蓄也沒有。若不由我在外面去弄幾個錢回去。一家人就要餓死的。陳通



我們也要請你回復本來的年齡

光說你成了大人，也不對啊。一夜工夫，叫了二十個妓女，每人給伊一只鑽戒，還要說什麼天天過來這麼樂一下。那是無論你富得怎樣，家產也會完的，不是一樣餓死麼。陳通光並不是譏嘲，確是很真摯的說着。他深信把任勉守再弄到小學校中去受一下教育的好。任勉守還是哭着道：無論如何丈夫，要去做老婆的兒子，未免太紊亂人倫了罷。陳通光聽得紊亂人倫一語，倒心頭一跳，因為自

己最初的決心，就主張無論如何，不去做紊亂人倫的事。曾在萬自新面前再三說過，所以此刻那裏肯自己再做出紊亂人倫的事情來呢。忙道：那麼我來使你回復大人，你也必須改過自新，把夫人看重些纔對。說罷，任勉守居然恢復了舊形了。

(未完)

紫硯殘瀋

智軒

黃宗義顧亭林孫奇逢李二曲諸先生為當代儒者之宗，名著於時，書傳於後世。獨王船山身沒名湮，其書後世無知者。其人之事實學問，幾於泯沒無傳。至曾文正時，船山遺書始顯於世。然全謝山夙以表章先哲自任，於勝朝遺逸，靡不兢兢為之傳。而於船山則否。惟於劉繼莊傳僅一言及之。則謝山固知其有人，其平生歷史，莫從蒐輯耳。其後有余廷燦者，曾為船山謨一傳，頗能囊括無遺。學者據之，可以考見船山之為人。惟於船山起兵抗清一事，略而未錄。考順治五年，清兵下湖南，船山曾與管嗣裘起兵於衡山，阻清兵不得南下。厥後戰敗軍潰，始由郴州走桂林，遂至肇慶，瞿式耜薦之於桂王。此事為船山之最大者。余氏以其事關清廷，恐以文字開罪，故不敢錄耳。由此以推，則遺老軼事，僑於清廷之淫威，文字弗敢傳者，正不知幾何。良可慨也。



交換



專著「犧牲者誰」一篇，取材甚富，寓意極深。實無異今日青年之金科玉律也。佩甚佩甚。

三卷四期。卓杲的「長短」一篇，雖屬滑稽筆墨。味同嚼蠟。讀之一毫無興趣。君子可欺以其方。王少卿之妻。之妹。之女兒。一談再談。未必均歡。盡到如此地步。少卿身材之長短。家人豈有不知之理。如此筆墨。使青年純潔腐蝕。留此印象。不免迷惑。諸君以爲何如。

三卷四期。指嚴的「春酒」一篇。直爲今日官僚富商。痛下針砭。執樁子弟。尤可作爲鑑戒。有裨社會。豈淺鮮哉。

紹興沈守正

小說世界的進步，可算得是飛快的了；不過最好有時出幾期特刊號。像偵探小說號啊，滑稽小說啊，兒童讀物等等。那不更引起讀者的興趣嗎？

胡齊桂

近來社會的心理，專趨向奢侈一方面，不獨普通人家是這樣，就是貧民也一樣的相同。藉

種罪惡，就是因此而生哩。卓杲「君」的「有獎當票」一篇，很能帶着諷刺的意趣；同一樣的開獎，爲什麼獎現金的，倒「人山人海，獎實用品的，反「門可羅雀」呢。這并不是嫌他利重，不過獎品不合時尙罷了。這樣看來，想改革社會，先要從思想改革入手。「廣州謝恩真」

「野人記」一篇於斷打搏殺之餘，又有兩個咬文弄墨的老學究上台，之乎者也的鬧個不休，倒也可以引人發笑。胡碩士的譯筆，可謂另有一種神情，若在常人譯去，恐怕沒有這麼有趣了。不過也有些朋友，說他的文筆稍覺浮泛一點。諸君覺得怎樣？

「笑面」

小說世界社的主筆先生，費了許多的精神。替我們做了可愛的封面。書裏頭還有許多的風景畫。還送了一本民衆文學把我們。我以爲足了。那曉的主筆先生還不爲足。又印了特製美麗的插圖同銀幕上的藝術，現在還在那裏做

許多的計劃爲我們。我想主筆先生從前恐怕是很肥的人。現在恐怕瘦了許多。這都是爲我們的。我們應當常常的說。「感謝主筆先生的美意。感謝主筆先生的美意。」燕湖跋武

小說世界。自三卷四期起。添「銀幕上之藝術」一欄。我是極歡迎的。但是我希望把他改作書冊式。或附訂在本刊上。較爲完善點。

小說世界。自三卷起。益形精美了。其中的作品。一篇好似一篇。真使人應接不暇呢。勁風先生的「犧牲者誰」。用意甚深。描寫盡致。我極喜讀的。我還希望先生將預告的「暗示」「小僱工」「撫州的一夜」。早日付刊。介泉

我每次接到小說世界。最注意的是葉勁風先生的佳作。看了實在捨不得放手。但是先生總不能按期都有登刊。真正使我想煞。「此話非我一人如此講。亦非拍馬屁。諒讀小說世界諸君都有同情。」此後希望先生不吝精力。每期

總裁一篇。則受我們益無量矣。東山少竹我的病癩好。終日手裏就不脫小說世界。朋友勸我說你的病癩已經是癩不癩風了。怎能當得住勁風吹的呢。我說不打擊。我身上的癩癩。已經佈滿了。弄得中央政府無法驅除。若不是勁風來吹一吹。怎能夠全體大刷新呢。

墨琴

我每次收到小說世界。途仔細將包皮扯破。反摺一遍。然後用潔白紙將封面包好。壓了一會。先將附贈。民衆文學看完。再取來續看。如遇喫飯。必將書本藏入書箱。友人借閱。亦必再四叮囑。俾免封面污損。此鄙人自定閱小說以來。當推小說世界。爲最心愛之小說也。

景甯洪贊賢啓

三卷五期中的「情敵」。我真欽佩之至。痛述男女學生之自由戀愛。累及各種之惡果。後竟以一信之刺激。即將頹久之情愛。自行解散。奮發求學。得使飽學。善果和好如初。可證其用意之週折。理想之奧妙。使吾等意思所不及。若世上求學之青年。各能一覽斯作。因而懺悔者。則亦不鮮矣。

杭州鍾學恆

小說世界上的作品。比較旁的小說雜誌純潔些。但不過沒有。在我看來；沒有什麼精緻的作品。而且還脫不了小說界裏勢力範圍的惡習。就如號稱提倡文藝的某雜誌又怎麼樣呢？還不是登他們那少數人的作品。有時那些人沒有創作。但也要登兩篇譯品。現在有好多的青年。還縱心妄想向這些雜誌裏投稿。豈不是石沉大海！

小說世界的封面有好多期很好。可惜不是繪畫。不然。倒可以保藏起來。我想引爲遺憾。必不是我一個人。不知道小說世界的編輯先生。能改良嗎？

譯品我不敢說他不作的好。但是那書上的人名和事實。我總有點不願意看。所以我看每期小說世界。祇看幾篇中國的作品。一遇着譯品。再好我也不看。不知道諸位也有和我同情的嗎？

我對於小說世界要說的話很多。可惜礙于時間和篇幅。等我有暇的時候。還預備作一篇對於小說世界的話。到那時再和諸位討論。

揚州楊世海

悔初先生。曾在交換欄內。舉出葉君勁風兩篇可讀的作品。「午夜角聲」「我們的國旗」「北京的石頭」我也承認這幾篇是他很好的產物；我尤贊成「我們的國旗」一篇。通篇全是葉先生愛國真誠的流露。熱烈的情感活現于紙上。讀之。使我油然而生愛國之心。葉君還勸你多做這類的小說。葉先生還有一篇「十年後的中國」理想固屬奇特。描寫亦很粗率。但其中也有幾句名言。可以警惕國人。我對於葉君這兩篇小說批評是這樣。未識讀者與作者以爲何如？

江都馬潛知

我很愛看小說世界。惜不能篇篇寓目。因爲我看一篇小說。總要費許多時間。至於小說如何作法。作者精意。在何處。我都要仔細研究一下。所以一本未看完。一本又寄來了。

陳文林

各處感恩之父母均紛紛來函聲稱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

凡小兒欲得肥美強壯者請讀以下所列之證書便可得矣星加坡諧丁律路三號陵金存



小兒現今康壯喜樂矣

先生來函云小女年甫十六個月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得獲強壯蓋彼曾患大便秘結服用自己藥片便閉之症治愈且並無肚腹絞痛之慮直隸安平德士古煤油公司經理張慧堂君來函云小兒年方週歲身體往

往發熱時多腹瀉
往發熱時多腹瀉
痛自服嬰孩自己藥片後即
瀉出蛔蟲一條此
後日服一二片所
患發熱腹瀉啼哭
等患恍然若失誠
妙藥也陝西嵐皋
縣公署財政科張
莫生先生來函云小女出牙之時傷風咳嗽又兼
吐乳腹瀉等症按仿單試服嬰孩自己藥片各症
皆獲全愈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
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嬰孩自己藥片一瓶



嬰孩自己藥片

余之藥

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號
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嬰孩自己藥片一瓶

美 術 的 商 品 裝 飾 物



商 務 印 書 館 新 製

花 邊 紙

有 的 盒 子
的 商 品
都 用 得 着

商 品 的 盒 子 上 用 花 邊 紙 做 邊 邊，其 形 式 宛 如 裙 袖 邊 口 之 襯 飾，可 以 增 加 商 品 的 美 觀，在 銷 售 上 頗 有 裨 益。如 香 皂、香 粉、化 裝 品、糖 果、茶 點、藥 品、以 及 服 裝、鞋 襪、手 帕 等 的 盒 子，都 用 得 着 製 盒 廠 尤 須 購 備。

本 國 自 製 第 一 次 出 品

花 邊 紙 我 國 向 來 沒 有，市 上 所 用 的，大 都 是 外 貨。本 館 因 此，特 辦 機 器，從 事 做 造。現 在 已 出 普 通 和 加 闊 兩 種，要 算 是 本 國 自 製 的 第 一 次 出 品 了。

價 廉 美 觀

每 張 五 十 張。定 價 二 角 五 分；每 張 長 一 米 寬（三 十 九 英 寸）普 通 加 闊 兩 種 價 錢 相 同 精 緻 美 觀，不 亞 於 歐 美 的 出 品。

★ ★ ★ ★ ★

訂 購 處

▲ 上 海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事 務 室
▲ 上 海 棋 盤 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儀 器 櫃

上海商務印書館

代印禮帖

本館自製各種請客禮
帖中西式均備花樣艷
麗金色紅色墨色印字
可任客揀選請向上海
棋盤街本館發行所或
寶山路印刷所接洽
商務印書館謹啓

商務印書館

敬告欲印

月份牌

之各大商店

本館爲免除各寶號選購畫稿之煩特搜羅名畫家
最新作品多種美女風景古畫均備用彩色印成空
白畫片精美絕倫如經寶號選定祇須加入店名商
品說明等即成精緻之月份牌定價極廉交貨尤速
如承賜顧尙祈早日接洽以免後至者有向隅之感

▲接洽處

上海寶山路本館印刷所事務室或
河南路棋盤街本館發行所承印部

兜安氏止痛藥水

肌肉痛用兜安氏
止痛藥水搽擦患處痛
即外出此藥為效力之人
或作苦工者必需佳品也



人之一身痛最難當不論痛在何處及緣何而起必至全體不舒坐臥不定迨至痛
止而後寧由是以觀止痛藥之不可不為之備以待不時之需用也此藥水止痛如
神外搽諸般疼痛內服少許能止腹痛胃脘痛而於刀傷火燙跌打損傷尤有奇效
茲將其主治各痛略列於后

主治

火傷 打傷 肌肉痛
四肢酸痛 刀傷 燙傷
風濕痛 諸般疼痛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
瓶洋七角每打洋七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痛止 腫消